



蘭玉堂文集卷第

志館上總裁書

平湖

齋

張雲錦

龍威

雲錦才識疎庸見聞淺鄙謬承不棄委屬分修所輯仙釋二卷先行奉繳顧凡例云人物傳須採集正史補以他書前明人物無書可引者用墓志別傳皆缺然後用舊志不許直抄舊志了事此蓋爲疎懶不參訂者而言誠至當也因思仙釋正史雖少而叢書說部羅列甚夥兼以禪宗仙鑑語錄正一諸書窮數月之功琳瑯觸目自覺可觀雲錦不

敢矜爲超越舊書竊獨信爲不失新體辱蒙雅愛評爲淵博復以名宦傳見屬是則重爲惶懼不得不瑣瑣於長者之前矣蓋仙釋卽正史之方技不妨旁引別書以新耳目若名宦大傳闕疑傳信務在其人之政績治略昭昭不欺而後可以秉筆正史之外所載殊少有明一代尤屬難稽攔入私書則非體槩取墓志則失實而甲申殉節諸臣更多忌諱如獻徵錄諸書斷不可輕爲採集也然則據雲錦鄙見勝國名宦參用舊志爲善况舊志人物較薛志本勝薛志賢奸竝列舊志惟賢始登我浙

如溫沈諸相俱削而不書則其足以存信者更自
可法至橫雲山人明史彙其立傳簡潔明白諸凡
忌諱刪改殆盡且既經進呈發在史館又何所懼
而不用乎或以書名疊用爲嫌夫書名之用祇以
表其說非已出耳其實書名之新舊何關于著作
之工拙乎同館諸君誇多鬪靡日以羅列書名爲
勝不知此修志書也非輯類書也此修一省之公
書非輯一人之私書也雲錦分卑資淺豈敢妄言
開罪而義關一體實有畏心敢草短章進于左右
惟冀鈞裁

卽此一書足見作者之才學識

厲太鴻

志館再上總裁書

初一日從諸同館後集大觀堂始知本朝人物當
事必欲由府縣學起文書申詳藩憲送館登載是
殆鄭重其事欲以杜館中之請託也雖然有弊焉
不可以不察夫文書之起大半由胥吏之手在富
厚者能爲之貧窮者則不能也貧窮而有爲之伙
助者或能之若貧而無後者斷不能也試看今之
烏頭棹楔旌節獎義輝映閭里者文書之費動輒
數十金曾見有單寒之士貧窶之婦不費而能自
達于上者乎幸而有文章之士得以闡幽而表微
焉權至重也今入志而必由起文書則寄其權于
州縣之胥吏而總裁之筆削反屬無憑欲不載則
業有文書之據也欲載之則又無文書之起也富
者藉以入貧者因此阻通省大書反不若州縣志
之足以闕疑而存信也不大可慮乎願望大力主
持挽回幸甚幸甚

懷清之臺自昔而然以吏爲師相沿成例吁其

奈何

諸襄七

辭巖學師薦舉博學宏詞書

數月來足疾爲累未挹光霽忽聞師臺欲將賤名應博學宏詞之詔上之有司轉達不勝惶懼謹佈尺書祈師臺鑒其衷曲而別加採擇焉竊謂宏博二字殊難兼擅非熟讀千萬卷之書不能博其學非深加數十年之功不能宏其詞康熙己未制科之設一時號稱得人誠以此時之通儒半屬前朝遺老其間不事制舉出于布衣隱逸者學問更覺過人如我浙之毛西河朱竹垞是也今則春秋兩試登明選公館閣儲材踰踰濟濟加以

皇上立賢無方海內人才搜羅殆盡豈有文學兼優而淪于草莽者乎雲錦少習詩古文宏詞一道猶愧未嫻何況兼以博學且雲錦少孤上有老母不可遠離又有孤姪亦相依爲命縱深附驥之思而使母氏尸喪將何以自安揆情度義在所當辭豈敢矯語巖穴以博清名耶有謂余曰師臺之薦舉爲平湖人起見實出一時之公也前己未年我邑雅坪陸公以宏博改官翰林超擢閣學邑中傳爲美談今不可無人以應薦若然則雲錦之辭于師臺也更自有說古來舉賢之法不出論語舉爾

所知二語師臺之薦雲錦不可謂非知雲錦也雲錦請得更以所知者上之師臺伏見丙午科舉人王延年淹貫古典練達時務年五十餘歲精力正強向在通志館中講論經史考訂金石同人羣相欽服卽其所纂建置漕運名宦武功諸門考核淵博文義斐然較諸舊志實遠過之近雖瓊璣南歸而好學彌篤求之今日罕有其儔以之應詔實光薦牘或謂其鄉榜籍係金華恐非師臺之意不知皇上首重得人在旁求者豈得以仕于某地卽舉某地之人而自狹其所知之量也况延年之田廬墳墓竝在平湖亦顯有足據者謹奉聞于師臺乞賜採擇上之有司不啻雲錦身沐栽培矣

旣辭之而復舉賢以進之其情懇懇其語諄諄時之心希薦而口辭舉者烏可與之較也

陸賓

之

與邑侯高襄臣書

雲錦頓首明公政成之日留心邑志加意纂述誠盛業也時雲錦客長洲幕今春抵家忽接明公札及所纂之書屬雲錦偕諸君隸名簡端捧讀之餘不勝惶悚謹展冊細讀乃知爲友沈君時行一人秉筆成之者使雲錦奉命惟謹隨波逐流不進一言于左右不惟有負明公一番盛舉而於昔人所云蕩然肆意者適蹈其病此則不得不具質于明公之前矣從來志書首貴得體辭取達意亦須雅馴今新成凡例四條有云析縣之宜從建置學校

之宜自分門倉儲之宜增宸章之宜去宸章王言也而下一去字草率極矣舊志列于藝文之首尊君也今必欲刪去亦當改倉儲之宜增載宸章之宜慎登卽學校之宜自分門自字當改另字第二條云志乘爲徵信之書該博乃其餘事亦有語病第三條專重清獻第四條一味自誇俱失例體至削刷之工則云有廟學志成式在未免卑陋各門小序前志分纂出名當同前人序文并入藝文志內今之分纂另爲小序乃以舊序冠之各門殊無此體且令閱者存歿混淆新舊不貫乖錯尤甚乍

浦一門設官添兵巍然重鎮采載宜加詳密新建
橋梁如凝瑞潔芳不應遺漏育嬰堂同善會堂舊
志所無今須增入而陸清獻公祠係明公所新建
碑記詩文尤不可概爲抹去也風俗一門禮儀備
載今忽刪去鄉飲酒禮是何確見明代秩官姓名
鑿鑿新浙江通志考覈獨詳今嬾于查對竟云張
某李某至秩官小傳歷代宜酌登幾人今自雍正
至乾隆十餘年概不一見其間豈盡無人歟抑別
有寓意存于中也選舉志必以科第爲後先恩拔
副歲貢亦然乃舛錯倒置實爲笑端人物舊志首
標列傳而勲爵孝友忠節尚義文苑高隱方技流
寓次之今清獻公已入兩廡當增儒林一門本
朝節婦題旌殊夥孝子不過二三人其小傳當載
入孝友門乃近年題旌孝子馮錡傳忽載於節婦
後殊不可解所叙節婦題旌年代當云以上幾氏
某年題旌今云幾名幾人名人二字稱謂俱屬未
妥藝文務在廣收考訂亦不容緩本朝詩文可
載甚多今名作概置不錄止取廟學志內集唐絕
句十首好尚已異於人而所載陸天錫感舊詩十
二首內何司寇澹菴惠山釋天鈞俱非本地人益

寬泛無當以上數條如破椀失筋急宜更換明公
縱信悅沈君而事關一邑不可不詳采而審定之
也若夫荒村僻野有國變矢隱夫亡守志鄉里欽
其節操子孫無力表彰更宜稍寬時日加意搜羅
庶幾書成宣示輿情允服此則區區之心不敢必
之於明公而明公必當轉致於沈君也又卷首列
名體亦不同今當依嘉興府新志止列太守爲總
裁明公一人出名可耳雲錦于此書毫無効力若
汎汎廁名于中所謂自欺欺人徒貽識者之笑在
明公又何所取乎統祈裁察施行雲錦再頓首

侃侃直言不獨有學有識足徵古道

沈房仲

請舒邑侯禁止陸清獻公祠爲公館書

新秋進謁琴堂荷蒙不遺葑菲詢及湖中利弊足見老父師畱心民隱雖游刃之餘曾無片刻忘也比來大法小廉風清弊絕尚有何辭瀆陳左右特念陸清獻公祠堂建於乾隆癸亥前令高侯首先倡導陸氏宗人共相欣助而樂成者也清獻有功聖學業已崇祀兩廡茲專祠之設特爲公故里而建有係當湖祀典其不容褻慢可知乃以地連乍浦凡上官之往來絡繹於道司土者每因胥吏之請輒以此作上官行館懸綵張燈沸騰不絕迎賓

設宴叩雜時聞清獻靈爽式憑將蹙然其不安矣某不知當日高侯之意將以茲祠妥侑先賢乎抑兼以充大吏之供帳也邇者俗侈賽會近地居民且有迎神於祠吹竹彈絲盤遊徹夜侮慢輕褻靡所底止是又誰階之厲耶老父師下車未久此弊未悉是用冒昧上陳仰冀給示永禁俾前此者悟其非後此者遵其戒亦維持世教之一端也統祈裁鑒不宣

語有關係爲前吏痛下針砭殊足當大聲之呼

上學使靈化雷夫子書

雲錦不才謬以詩文小技見知門下私心竊喜自
此可日侍函丈附童子求益之列提攜教誨庶冀
有所成就顧憲節移駐江南餞送之日闔省士子
嗟咨愴惜謂賢者之未得常親而知已之感如雲
錦者尤不能已已也拜別以來忽更數月尺一之
牘未獲通問于記室疎懶之罪誠無可逭恃夫子
大人溥博之恩或不責及于形迹也聞之臧孫氏
之稱三不朽者首德與功而言卽次之蓋德與功
建在一時而言可垂諸百世古之昭德懋功者書

之太常載之國史至工于立言者其文一出上自
君卿大夫下至士子靡不因其言以頌其功考其
功以覘其德言之極工者其功德乃極著宋之盛
時在廷元老富文韓范旣崇其功德可無俟于立
言而司馬氏歐陽氏卓然蓋世人文竝茂尤稱兼
善伏惟夫子遭遇

聖朝品望素著于天下而講學著書又爲當世理
學之宗嗣視學江浙獎率士風廓清文囿教令數
條莫非四子之醇懿六經之奧義凡我子衿昭若
發矇雲錦辱在草茅功德無可表見而立言一念

猶不能默默于懷前在武林首以所著陸清獻公
祠志就正且請序焉誠以清獻爲本朝理學名儒
祠志尤闢鉅典殊非易易必得大儒就正之又必
得如呂東萊之序陸宣公祠子朱子之序家南軒
公祠始稱功德相副立言有當雲錦方徘徊于當
世名公巨卿間而未有所屬乃且暮之頃忽得之
于夫子大人雲錦一請之夫子卽允之志之體例
幸許無背而序則遲遲未蒙見示想亦鄭重爲斯
道計因以不苟作耶抑或衡文之無暇晷也歲事
將闌例當封篆宴息高齋之候正從容揮翰之辰

倘承不棄得踐宿諾區區之隱實有厚期抑又請
者 國朝累葉相承表章正學儒先輩接踵而起
清獻公外尚有睢州儀封諸先生而安溪漳浦兩
先生又係夫子同里素所親炙雲錦自念生晚居
遠僅從兩先生遺集中稍窺端倪至于居敬窮理
反躬切實功夫茫然不識津涘倘夫子大人閱其
饑渴苦心將兩先生學術之同異師友之淵源剖
而晰之疏而示之以導後學俾得稍究指歸則感
戴更屬不淺茲因鴻羽恭裁蕪稟請安臨稟不勝
景依之至

寒潭止水萬影畢涵

施竹田

蘭玉堂文集卷十一

十二

上少詹金壇于夫子書

癸酉四月旣望門下士張雲錦頓首奉書耐圃夫子座下雲錦東湖賤士也庚午秋試之役夫子校士兩浙首以古學試嘉興府屬諸士子拔雲錦置一等旣而錄科復拔置第一人雲錦偕諸士子晉謁夫子特誦雲錦文曰此決科高才也勉之無怠雲錦不肖是科秋試仍被斥落明年夫子榮擢將入都時

天子有事于南巡督撫二院屬多士進迎

鑾詩

賦實爲學使所專任而寧化雷公來代以諸生之

兼長古學詢於夫子夫子乃手錄向所拔取前列者二十餘人付雷公雷公遂檄令詣省彙試令下有雲錦名雲錦不敢辭謹隨多士試於弘文館得列一等夫士遇知已蒙拔識亦常耳獨夫子校士之日旣誦其文而獎勵之將去之時復書其名于後任使勿之遺在夫子雖大公爲懷非有私于雲錦而雲錦之身叨盛意已坐春風登仙舟矣敢以不肖而遂自外於門下乎伏念夫子清風峻節海內共知所著詩古文尤足以興頑起懦垂諸金石雲錦雖不能窺見籓籬然于此道亦幾經折肱矣

竊謂夫子之文本于經史根于性理如稻粱之可食天下饑如布帛之可衣天下寒上以黼黻

聖朝下以嘉惠後學所爲必傳之文實取必傳之人也雲錦詩文謬辱夫子所知顧屈於時命十赴鄉試兩應制科俱作塵飯土羹求一咀嚼尋味者而不可得噫可嘆矣今年屆五十決計歸山惟是沒世而名不稱亦君子之所疾雲錦旣不能自立其名不得不攀青雲之士而附之况夫子于雲錦夙蒙採錄者遂因友人公車之便敬怖寸函肅候崇禛呈上拙刻蘭玉堂詩集十卷求夫子一言以爲序昔人云一字之褒榮於黼袞俾雲錦得不與草木同腐皆夫子之賜矣惟夫子哀其志恕其冒昧終有以教之雲錦臨稟不勝瞻戀之至

是對真知己者進言情詞俱勝不是伏光範門
下一書例也

沈叔園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二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舅氏陸清獻公傳

舅氏陸稼書公諱隴其康熙庚戌進士由邑令歷官御史雍正二年用禮臣議從祀孔子廟廷乾隆元年贈禮部侍郎諡清獻生平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家故貧講學授徒惟以發明聖賢義蘊爲急取四書大全及蒙存淺達諸家之說融會貫通而折中于朱子其於功名遇合泊如也旣登第需次里居益肆力于學凡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說研辨不遺餘力乙卯謁選授嘉定知縣鋤豪強抑胥吏息爭訟禁侈靡躬先教化恩威竝著二年民俗丕變不獲于上官引才力不及例降調尋竟以盜案落職按當時上官劾公有清操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語夫小人媚嫉之常技清廉知無可議輒以才能不及中之世之坐是削職者不一而公爲尤枉當去時邑民扶老攜幼號泣呼冤填塞街市魏總憲象樞薦公疏云解任之日圖書數卷伊妻織機一具蓋實錄也嗣薦舉博學鴻詞會丁父憂不果應試徒跣出都門哀毀骨立服闋雅存誓墓

之志大臣交章推薦郡縣敦迫乃赴部補靈壽知縣靈邑地近畿輔水旱頻仍多徭役俗悍而輕生公務與民休息講學不倦蒞任七載多所陳請皆生民至計庚午夏行取入京補四川道監察御史上畿輔民情疏伏乾清宮面奏

聖祖仁皇帝再三稱善未幾湖廣總督以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請公疏論之報可辛未夏京師久旱直陳三議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請急止捐納保舉以清吏治得

旨會議公議云保舉莫重于清廉保舉可以捐納

清廉亦可捐納矣直陳懇切明白痛快終格于部議以遲誤軍需擬革職謫奉天安插賴衛京兆既齊力救得免是年冬試俸滿遂從改調歸杜門課子足跡不入城市蓋公績學有年本欲一展其志再起再躓乃決意披帷守道以待將來明年館虞山席氏註禮經會元訂正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諸書皆次第告成臘月歸感微疾遂卒年六十有三公天性孝友於世味無所嗜惟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精益求精其學篤信朱子躬行實踐以居敬窮理爲要常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

于支離居敬而不窮理掃見聞空善惡必且師心
自用墮于佛老而不自知居恒坐必端立不跛雖
遇倉卒未嘗疾言遽色祁寒盛暑不鑪不扇善氣
迎人而于學術是非之辨不稍寬假公從叔閣學
義山公雲錦之外祖也官編修時公常有書往來
以讀書養氣塞天地配道義相期許且以所撰靈
壽縣志序例求是正及卒義山公以詩哭之云何
日啼妖鵬星芒墜海濱時違名已遂位拙道應伸
獨樂非吾願全歸畢此身傳言猶恐誤不覺淚沾
巾卒之明年有提督江南學政之

命復以詩志感云當宁思遺直泉臺有令名方爲
窀穸計先動表章情馬鬣何時起鸞書不竝行浮
沉有癡叔白首愧餘生蓋公以世道人心爲已任
從叔之慟亦爲世道人心計也所著四書大全困
勉錄松陽講義四書語錄戰國策去毒三魚堂文
集先正一隅集已雕板行世其四書講義一書則
雲錦先君校定而付梓焉錦生也晚不獲親炙門
墻僅從公遺書討其緒論茲當編纂公祠志吮毫
而爲傳竊附于私淑之列云

舉世道人心爲已任一語爲一傳之主通篇發

明之得其大矣文亦甚疎古

叔浦山

蘭玉堂文集卷十二

四

明之得其大矣文亦甚疎古

舅氏陸堂先生傳

舅氏陸堂先生諱奎勳字聚縵號坡星康熙辛丑進士官檢討生平以儒學自期師事叔父義山公及從兄稼書先生卓然自立陸氏自明南兵部右侍郎津陽公及本朝思州知府先生父孝山公代有顯宦接踵不替湖中故多陸姓號城南陸氏者蓋以別于他陸也家素貧先生兄弟八人均藉館餐以資薪水讀書力行時于此中得佳處少從義山公于京師名公鉅卿爭相引重義山公與稼書先生辨析義利以書往來先生展翫之餘獨契

其妙歸守王父喪明年于三餘堂設帳弟子從遊益衆徙居三登橋長水朱竹垞太史顏其居曰陸堂學者遂稱陸堂先生雲錦先君屬義山公幼婿結褵時義山公已捐館乃特謀于先生得梓行義山公雅坪詩文集丙戌丁亥間先生偕姪漁滄倡洛如詩社先君亦與焉湖中風雅藉以振興雲錦五歲而孤比長知書先生已登仕版畱京邸弱冠後值給假歸同人仍舉洛如社因得隨先生後學爲韻語先生不憚開示俾識漢魏六朝詩學源委旣而浙督李公衛聘修省志先生爲總裁雲錦亦

廁分纂復以經史古文遺範一一指示而于儒先
宗旨尤愷切詳明不憚諄復其剖朱陸異同之處
不激不隨極爲精允東南諸名宿始不敢以文士
目之而雲錦乃心竊喜忽五六年先生主席粵
西秀峰書院旣遠行而雲錦方角逐名場無所長
進迨先生歸得讀學規六條深得程朱家法師門
在邇大雅非遙而先生已病矣迹其平居之訓弟
子則曰宇宙不少科第少聖賢耳其告白相國陳
封事則曰今日上言須明義利之辨無庸撻拾瑣
瑣斯蓋出處之大端而求志達道之所由見也先

生著有易學今文尚書說陸堂詩學春秋義存錄
戴禮緒言八代詩揆陸堂文集陸堂詩正續集四
書文稿俱已雕板惟古樂發微一書以病未就將
分類以授雲錦查鈔而親加刪訂不意一病而遽
殂也雲錦質鈍不能追憶遺言以存什一自愧又
自恨已夫論先生者每言文章之富贍貯蓄之奧
殫則應徐常調極之班馬宏裁而止卽有稱其內
行篤修倫紀無忝要亦陳太止荀令君諸人風格
而不知先生固闡聖學之淵源具儒家之體用其
真本領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迄今思之豐頤廣顙

髭髯甚美侍坐之頃冲和淵懿儼然四氣全而萬
象備昭代儒林清獻公後舍先生其誰先生沒後
之六年平湖知縣高國楹重修邑志採訪先生事
實謹詮次而爲傳

將來史家不以公入文苑而入儒林端賴是文

叔浦山

昔人云文到真處卽是極至予作是文亦此意
也故不嫌與傳體稍異

自記

潘今尼傳

吾湖潘君今尼歿已七載矣予素聞其名未獲覩其貌壬寅冬十月得交君弟斗巖坐其齋叩君之生平斗巖曰吾兄世居城中某坊爲人高曠不羈一日改築書樓欲連夜畢工畱匠人于家夜半謀所以食匠者時市肆已無魚肉乃將所藏蘭溪豚蹄雜海味以進其豪放多類此旣而遊庠歲試以名列二等乃發憤爲時藝雖老師宿儒見之無不嘆服兩赴棘闈不遇慨然曰此何足重我哉復發憤爲詩古文徧構古今經史子集資不足則賣田以佐之不一載而學成時湖中倡洛如詩社兄與焉自是詩日工而家益貧矣僦居西壕自題其扁曰晴雲記室予因嘆凡人篤志于事無不可造其極君發憤爲時藝時藝工發憤爲詩古文詩古文無不工殆所謂豪傑之士克自樹立者歟使再究心於聖賢之域其造就更有可觀惜乎其竟卒也君名應奎字星伯今尼其別號云

寫豪士舉止奕奕有生氣不啻虎頭頰上三毫

吳琳巖

亦是史記三王世家格

王介眉

陸運承傳

士君子負才積學不能見遇於世而賁志以沒豈不重可哀歟吾湖陸子運承諱昌時善詩文尤工書法談論疊疊不窮弱冠受知于學使顏公著聲庠序其尊人醇樸人也每扶杖而言曰有子如此家卽貧何恨於是才人賢士聞其名者無不樂與之遊且恨相見之晚而運承與人交則又推誠相與有雷陳之風範辛卯赴棘闈不遇退而自責曰吾學未至耳發憤自勵於文穴奇抉奧雖銖心劘肝有所不惜也然而學彌深者遇彌艱是以絕志功名而竟老于詩酒歿之日囊橐蕭然交友爲之釀錢以殮云嗟乎以運承之文品兼優能以詩名能以字著且能受知于賢士大夫而卒不能取一科第以有所建明千載而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扼腕嘆惜矣雖然自鄉而國善量靡窮彼伏處淪落如運承者又曷可勝數哉

結語感慨欲絕

程汝諧

貞女覺羅學誠傳

貞女學誠字丹奉兩浙中丞公雅爾哈善胞妹也生而慧悟啼笑不苟襁褓時乳媪失手墮地傷腰背及長成疾百療不能瘳父宗伯公將卜字乃長跪而請曰女不幸損肢體易啓人憎訕曷若長依膝下終其天年乎屢婉諭之志彌堅居恒勤于針黹暇則愛讀書談古今節孝事而溫清定省之禮不少懈宗伯公卽世哀毀骨立親黨咸嗟異之乾隆十六年中丞公迎養太夫人于浙署貞女隨侍屏鉛華去脩飾儵然以遠充然有得聞者莫不起

蘭玉堂文集卷十二

十

敬次冬患微疴寢于牀忽謂太夫人曰女之所以不嫁而隨侍者深恐以廢疾見擯于夫家擯則辱親辱親卽爲不孝今幸矣全受全歸可無負于父母矣繼又謂太夫人曰古人有火葬南北數千里請援此例以便攜附先塋遂歛衾而逝著有素言一卷十七年冬將歸葬于京西之畏吾村中丞公揮淚撰銘屬予立傳詳其事

論曰古來女子讀書明理者甚少縱有若宣文君鮑令暉之著述然皆履安處順不失爲淑媛而已今讀貞女素言一編不願以才華自見惟庸行自

敦觀其臨歿告太夫人數語爲深悲之深敬之嗚呼世風不古女子無故見擯于夫者多矣恐以廢疾擯辱其親其貞也卽其所以爲孝也

老潔得陳延祚法

金壽門

貞女見道之人作者有道之言不特風巾幗也

高啓人

烈女翠金傳

烈女翠金湖邑庠生施德望婢也少失父母逸其姓止以翠金稱德望貧而工文館于鄉家無僮僕惟翠金侍其妻陸氏以居陸氏爲名家女寡言笑耐勤苦省衣節食時與翠金撫視二雛以共晨昏翠金年及笄性貞潔雖以市易米鹽間出戶外然不輕與人交一語鄰有狂且馬四者艷其姿欺其室無人一夕踰垣入暗藏匕首至其臥所欲犯之翠金驚呼馬懼以刃曰若從我我不殺翠金曰我不怕死手拉其辮髮大呼主母走避鄰舍遂遇害

鄰左右集獲馬四聞于官寘之法而爲翠金請旌時雍正五年也嗚呼烈女遭遇強暴寧死而不肯污其身且惟恐害及其主母復高呼而使之避其氣之直慮之周見義之明守節之正豈易槩之凡衆也德望歿陸氏年二十七茹荼嚙蘖教其二子相繼遊庠乾隆九年卒時知縣高國楹重修邑志陸氏乃以二子請得入節婦傳而翠金竟失登予故表而出之

論曰婦女節操雖由天性亦習于教誨使然有陸氏卽有翠金然紅顏蹈及較之白首完貞其節操

尤慘酷也修志者載其一而遺其一何以慰烈女
魂于九原乎昌黎云非有人禍卽有天刑予于秉
筆者危之

發微闡幽芒寒色正可以上掩二曜旁感百靈

周蘭坡

大有關於世教之文必傳必傳○旣旌矣而志

乘失載殊不可解

彭湘南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三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勅封儒林郎光祿寺署正南臺徐丈墓誌銘
光祿徐丈于乾隆戊午歿於其子鍾海鄆城署中
越二年庚申葬君于九龍山馬鞍塢之新阡赴到
屬爲銘雲錦不敢辭乃追憶君之生平書其大端
他無述也君諱珽字子常別號南臺系出魏僕射
貞侯後有諱循者仕元爲松江府佐因家于華亭
其始遷常州之無錫者君八世祖華六公也諱應
龍號敬橋者君祖考也贈儒林郎諱文瑛號竹溪

蘭玉堂文集卷十三

一

者君考也贈儒林郎諱文瑞號雲峯者君本生考
也君自幼資性過人迨長讀書好古專心爲詩古
文詞孜孜不倦無間寒暑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春
聖祖南巡君子臨清獻賦一篇詩一百二十韻 召

賜御舟 命隨駕進京四月十九日引 見于暢

春園奉 旨着在蕉園教習 欽賜國子生兼掌

吉祥門南府景山三處校對丙戌正月十四日暢

春園 賜觀燈火君進觀燈恭紀詩二十韻庚寅

勅修西頂廣仁宮告成 命撰碑文勒石君以布

衣遭

聖祖特達之知可謂非常之榮矣乃嗣後浮沉里居者至有八年庚子春復蒙 恩召入 內廷四月

扈從熱河至避暑山莊

諭在流杯亭校勘內府

秘書恩遇之隆視昔有加乃以丁本生考艱回籍

世宗卽位始以從前議叙補授光祿寺署正方喜供

職內府圖報殊恩旋改調外官出知湖州德清縣

自謂一官一邑差可自効事與願違蒞任未幾卽

遇水災首先辦賑輒多應墊所採購穀石復因雨

蠲變致虧帑項被議落職蓋君本寒素且以京員

初任未諳逢迎長吏巡道某爲故人子謁時畧去

拜跪某少年統庫釁藉嫌生借是以揭君遂繫獄
幸君子鍾海已成進士選庶常給假來浙設法補
償而德清百姓感君平日之慈惠亦爭捐助不少
懈重累始釋然繫獄已七年矣世途之險巇君且
極嘗之始君入贅來平湖館于陸氏軸寤軒軒爲
外祖閣學公故第君元配馬孺人早亡繼娶陸孺
人雲錦之從母也因得從外祖母胡太君所以甥
禮見君目雲錦曰善讀書異時必能以詩文著名
贈段句二章迨重過當湖鬚髮盡白外祖母時在
雲錦家君因寓于寒齋之藝舫酒闌燈炮每道

兩朝之知遇輒泫然淚下及詢被繫之由又未嘗
不勃然怒悵然悲也其題藝舫詩云有齋名藝舫
位置亦寬然渺渺孤篷至蕭蕭一榻聯生從九死
後話盡十年前相對曾非夢親情久益堅其自道
其心事如此丁巳君子鍾海改授鄆城縣知縣迎
養于署五月遇 覃恩得以原官光祿寺署正封
儒林郎兩孺人並贈安人九月君謁孔林登泰山
肩輿不能至輒徒步躡其顛竟以此得疾卒年六
十有七著有南村詩文集二十卷詞二卷初娶馬
氏繼陸氏皆前君卒子一卽鍾海名梁棟癸丑進

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山東曹州府鄆城縣知縣
馬安人出女四人孫一人銘曰所遇所施詎止于
斯而竟詘于時天固將以傳其詩文詞夫又奚恨
而奚悲

序銘俱佳叙親戚情話處亦復款款

諸襄七

誥授奉政大夫刑部江蘇清吏司郎中改授
工部郎中雪巖袁君墓誌銘

君諱珂字殿聲別號雪巖姓袁氏先世望汴梁遠
祖斗寶公扈宋高宗蹕南徙華亭再傳而遷蕭塘
代有聞人曾祖士仰贈中憲大夫祖國梓中順治
己丑進士累官嘉興知府進攝金衢嘉湖兩監司
授中憲大夫考勲候選州同知累贈奉政大夫兵
部武選司員外郎妣陸宜人成都府汶川令平湖
陸洽原女因家于平湖而隸籍于浙焉君少穎異
由學官弟子貢成均補 內廷教習期滿授湖南

儀封令下車之日悉心民隱儀瀕大河向例派夫
修築君力陳民累得以邀免又建議鑿井灌田詳
請漕項免徵本色民甚便之攝睢州篆決斷姦殺
疑案一時有袁青天之日事詳睢志旣膺薦入都

世

宗憲皇帝特加獎勞寵賚甚優擢知陝州陝故五
省孔道往來旁午民人稠雜號難治君勤于整飭
四境晏然捐濬城外支河漑田若干頃治東有召
伯祠新其廡宇以爲官吏勸逾年爲屬員交代呈
誤去陝而歸民皆遮道攀送號泣至失聲旋丁父
憂其次弟璣以州同羈河工事君乃與季弟知裕

州項在苦塊之餘哀禮交盡服闋薄遊中州緣辦賑議敘授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今上御極果毅公訥太傅鄂以一等薦蒙記名賜帛寵至渥也丁巳夏罹陸宜人變踉蹌南旋服制既除赴補西曹歷貴州江蘇二司郎中多所平反甲子夏兩膺知府之命先紹興以例迴避改授兗州以病畱補禮曹尋改水曹告假旋里道出壽張縣卒乾隆乙丑四月九日也距生康熙己未三月七日年六十有七覃恩初授文林郎進階奉政大夫配董恭人明宗伯文敏公會孫女工部營繕司

孟履孫女文學熙之女夙承家範有賢行先君卒子三人長鈞太學生先卒次鑄銓授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丞嗣君弟裕州後次鉉女一人適婁邑附監生陸姜望孫一人渤邑庠生鈞出承重服三年喪也孫女一人亦鈞出字四川永寧道布政司參議樊南阜子降服孫二人瀚瀚降服孫女三人俱鑄出鑄有才望與余善會將合葬于某鄉之某原以銘幽之文請義無可辭銘曰儀祖德而不愧太守之孫膺民望而獨操治術之原緬風懿之如昨慨日月其忽奔茲山邱爲全歸之所永奠君之遊

魂

敘政蹟得其要是史家正法

彭湘南

蘭玉堂文集卷十三

六

徐文獻公詩集卷五

奉直大夫河南裕州知州袁翼袁君墓誌銘

蕭塘袁氏自斗寶公從汴梁扈蹕南渡遂爲華亭
衣冠望族公望公一支代有聞人詩書濟美至若
遺公而科甲蟬聯子姓繁衍所謂積之厚者流澤
長不其然與君諱項字衷翼候補同知誥封奉政
大夫諱勲者其考也賜進士出身累官嘉興知府
授中憲大夫諱國粹者其祖也誥贈中憲大夫崇
祀鄉賢諱士仰者其曾祖卽所稱公望公是也世
居華亭自贈公徙居平湖遂隸平湖籍君稟庭訓
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蜚聲譽序康熙丙寅就婚雲

間中允廖公第時中允太翁樾于明府祿養家居
見君氣度端凝每器重之丁酉君偕婦歸平湖定
省溫清克盡子職雍正癸卯以選貢遊京華旋以
遵旨挑選奉命往湖南以知州卽用制府器

其才越三日委篆陳州陳向隸開封君蒞任時復
改爲直隸二旬之內彊理田疇指畫井井凡刑名
案件錢穀冊籍區分悉當毫無遺漏制府益嘉獎
君才閱兩月復調繁裕州去陳之日陳民扶老攜
幼涕泣走送裕州西接秦川南臨荆楚驛馬交馳
不絕于道君裁汰陋規革除積弊一時號稱神君

裕之學宮兩廡久已歛頽祭器亦多未備君倡率
修葺椽題輪奐丹雘維新無風雨飄搖之患而備
豆登昭格之儀者皆君經營之力也城西之三里
河向有石橋歲久傾圮君捐俸重建不數月而告
成輪蹄往來如履平砥行歌之聲達于遐邇任裕
四年疊奉憲檄或賑饑或盤查無不實心奉行而
攝篆桐柏尤備極勞苦戊申冬偶因盜案呈誤去
裕之日裕民依依不舍一如曩昔去陳時也嗟乎
論人于三代以下德才兼者難矣以君之家脩廷
獻出守親民固極一時賢良之選方謂可展平居
蘊負大潤澤而慰民望乃位未躋于崇班齒不登
于中壽此臨文者所不能已于愴歎也君卒于雍
正乙卯七月二日距生于康熙甲戌四月二十六
日享年四十有二配廖宜人癸未進士翰林院侍
讀若村公女君有子不育以兄珂次子鑄爲後鑄
貢生銓授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丞娶劉氏大學士
劉公蔚岡公女女一嫁同里候補待詔陳寶麟孫
男一人孫女二人銘曰孰阨其才而不逢時孰畀
其年而不及耆君胡爲乎止于斯旣有子兮復有
孫嗇厥躬豐厥後昆予故銘其藏于某鄉之某原

文情惻惻動人 錢豐有

蘭三堂文集卷十三

九



文情惻惻動人 錢豐有

洪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沛挺字持寰堯則洪先生長子也洪氏先世籍本休寧僑居平湖以厚貲雄閭里至處士尊人而家遂貧處士少隨尊人館於巨室工時藝每縣府試皆前茅邑人咸有神童之目然自少至壯歷三十院試而不能博一青衿爲可嘆也家既貧亦以館爲生性喜麴蘖館資所入悉以質酒庫孺人某氏藉針紉以自給晏如也蓋處士素無兒女故家雖落而飲食不虞其乏所爲詩亦春容博雅不類郊寒島瘦人咸謂處貧困而能擺脫胸無所

滯縱不顯榮必享壽奈何年未半百遽赴黃壚也處士弟熙寰亦工詩先一月而卒處士爲之殯葬于祖塋傍形家謂時值退氣不利於處士而處士不顧卒坐是而亡此又可嘆息者也夫以處士之多才而不博一衿以處士之操行而竟不永其年并使之無後天之蒼蒼其可問耶處士歿後之一年其門人沈子漢松勸其窀穸以某月日葬于祖塋且以狀來告余與處士爲總角交未得爲之傳是不可以無銘銘曰貧而樂顏無壽善不報鄧無後君胡爲兮天不祐玄廬不臧兮誰之咎猶幸有

詩兮傳宇宙

誌極明淨銘尤深古

弟雪堂

原望族未靖康中

蘭三堂文集卷十三

十一

崑崙即筆餘伏采古

兼雪堂

無詩

崑令嶽宇宙

天不祐玄廣不滅分誰之卷

處士王子由暨張孺人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觀字子由王爲太原望族宋靖康中
于七將軍扈駕南渡始家吳之洞庭山其先曰琬
仕明爲襄陽之光化尹曰鑿成化乙未探花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恪制藝爲天下所宗君曾祖
曰永燾庠生祖曰希歲貢生考曰申荀廩膳生妣
郭氏君年十五而孤賴生母徐孺人撫育教誨長
配張孺人爲南寧府別駕諱堦女徐太孺人在堂
雞鳴盥漱君必帥孺人至寢門問安每佐食必察
所宜手捧進之伯兄某爲郭太孺人所出君偕諸

弟敬事如同胞從無片語之忤孺人亦默爲贊助
也君幼秉異質好學工文精書法慕文衡山小楷
臨摹不輟夜則劃腹穿被反覆不得則再臨又不
得則更爲之三折對勘然後紙墨相發極變化離
合之致好事者丐書繭紙裝潢成軸雜諸衡山真
蹟中幾莫能辨吳中素稱文藪然歲科入彀者率
尚機巧而罕有實學君曰此非我所能爲也昌黎
韓子有言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詞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吾實恥之孺人勸之試
終不肯以彼易此雖不售絕無怨尤制藝數百篇

一守文恪公毅率既棄舉子業悉爲友人攫去存者遂少學者珍猶珙璧一如所臨法書也嘗偕孺人棲息于芳草堂不問戶外事讀書誦詩淵淵聲出金石人比之吳趨梁孟云康熙壬寅孺人以病歿君爲文哭之又六年遭太孺人之變君哀毀成疾遂不起生于康熙庚申卒于雍正己酉享年五十孺人與君同庚先七年卒年四十三以某年月日合葬于尹山鄉祖塋之次子四人次世誠與余同客浙西觀察幕屢以銘幽之文請遂不獲辭銘曰惟有德可以稱儒斯名副實而不虛其諛墓者豈其佞亦以其人無可述而妄鋪先業以張其門間獨顏光祿之誄陶徵士表其心之趨曠而景其身之介居嗚呼君非其倫與舍此而欲繁稱又何銘與

丰神蕩逸足爲處士寫真銘詞樸直復爲頰上

三毫處士不死矣

齊次風

儲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江南太倉州崇
明縣知縣似齋王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有一年翰林院侍讀錢塘王君延年以
葬親給假歸過予之藝舫奉幣再拜請銘贈公之
墓且曰某之請也將斬文之不朽者不以名位幸
許之予與君本屬道義交又嘗同事書局遂不辭
而序之曰公諱廷燦字孝先號似齋先世自宋高
宗時扈蹕南渡著藉於杭遞傳至庠生諱試榮者
公會祖考也贈文林郎諱舟理者祖考也封文林
郎初任湖南永興知縣補河南杞縣知縣諱典者

考也妣談氏封孺人公幼穎異讀書一再過不忘
爲制舉業每不屬草援例入成均從父永興署益
肆力學問綜覽羣書間作詩歌能別出機軸康熙
辛酉登賢書王考爲睢州湯公潛菴公私以出大
賢之門爲幸湯嘗謂公曰年少登科切弗自喜見
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吃虧在此老成入仕建立
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通公謹佩其言至
終身弗忘丙寅公父起補杞縣知縣是歲卒于杞
公哀毀之餘于交代事竭蹶清理始得扶櫬歸乙
亥服闋奉

旨舉人有願就中書者起文赴部明年二月以中書掾選癸未授江南吳縣知縣時公已五十二歲矣吳下錢糧胥吏侵蝕歷多逋欠其弊牢不可破公至行滾單法完後卽給串票不假手胥吏剔除漕弊禁米出洋詳革南北米豆額外派徵及匠班賠累銀兩善政爲二吳最中丞商正宋公素重公值大計以賢能薦并令署長洲縣長洲人丁不從田畝起科止派城中烟戶每丁額六分公核知數浮於額爲減去二分一釐民大悅先是公母談太孺人曾訓公曰蘓杭一水隔畱好聲名子孫所得多矣配徐孺人亦曰幸無忘昔年光景稍一奢汰必虧庫帑若受賄遺必損清白公皆志之旋以祖妣傅太孺人赴至承重去任公在任時以湯公昔開府江南多善政爲公建坊胥江之滸并刻其遺書十卷蓋不惟報德師門且以慰士民愛戴之思也已丑補知崇明縣徵糧之法一如吳縣并爲詳革每年船稅二千兩有奇及各里役雜供崇明孤懸海中外洋盜賊每多覬覦時承平未久設險防患尤不容緩公蒞任制府密奉 命出洋獲賊檄公前往或謂公曰賊張甚公文職可力辭也公正

色曰崇明當海要衝賊蔓延大洋不止一方害也業奉檄非滅賊不可于是先制府以行與守備某等相約束水師營兵共起居者七晝夜始發礮碎其魁餘黨肖遁復以輕舟作三隊襲之賊始獲會制府與撫軍不協不稟稟密摺題奏卽檄公解賊入都撫軍由是遷怒公當公候 旨暢春園

聖

祖仁皇帝召見淵鑑齋展示海圖詳問山海形勢

賜克食復

諭傳

旨大人問家世履歷年歲記

名儲用蓋

天眷甚殷也撫軍聞之益怒乃以軍

費不准開銷借虧帑揭參公遂沮於用聞撫軍談

理學其待下當不偏執已見乃以制府故遷怒于公過求小眚置其大功斯亦未免爲盛德之累已公出湯公門雖不講理學然詳請范文正公配享孔廟并梓洛學編行世其闡發儒先固有微尚也嘗謂人口士子須具經濟才若空談性命無益耳公服官時年已五十外湯公所云老成人仕頗不負且宰濱海之邑除積盜如反掌非才智有餘安能若是乃竟一蹶不起不克大展其用爲可嘆也公生於順治壬辰年十月初二日歿於雍正戊申年五月二十七日封文林郎以乾隆十八年儲贈

奉直大夫著有似齋詩存娶徐氏封孺人儲贈宜人先公一年卒有賢德公會署常熟前令以通欠羈累孺人勸公設法代償之令得善歸談太孺人外家中落六棺暴露孺人出私蓄助公謀入土二事皆婦人之難也子一人卽延年丙午順天舉人今官翰林院侍讀孫二應泰仁和縣附學生德渠國學生候選縣丞其卜兆也在西湖之丁家山銘

曰

公綰綬五十後政維新弊何有江之南歌杜母調海疆湖大洋去劇盜無遁藏用雖阻名則光子高

國朝卷三

七

位孫復繼公詒謀允不替勒我文信百世

廬陵文章揖讓俯仰以得馬遷神髓也作者門戶亦從兩家得來故言之有物味在筆墨之外

沈聞天

族叔祖武曾公墓誌銘

吾族系出宋南軒先生厥後淮揚判官德夫公始
遷當湖鎮處士靜菴公再遷蒹葭園子孫聚族而
居遂號葭園張氏公子處士爲十世孫諱學參武
曾其字號笑翁祖文學處齋公甲申後遁跡教授
守道不移父子晉公有長者行母胡孺人早沒公
幼隨父侍處齋公克全色養壯歲出遊渡江淮歷
冀豫不假有力者聲援而精心計權子母卒以不
困久而歸出所積橐中金治家家稍振子晉公好
蒔花果公于所居之萊圃豐石爲山臨河築書室

數椽頗饒止壑之致晨昏定省具饌食非親調不
以進子晉公敦族誼每當春秋佳日招宗老四五
人爲直率之會公輒撰杖屨以從雲錦曾祖文學
公舊居蒹葭園與子晉公爲雁行相往來歲時亦
多讌會今子姓皆遷入城內同姓過從不過二三
家而有服弟昆亦有經年不相聚者以是知前輩
用心厚而不薄每一念及可思可慕也處齋公捐
館舍一時無善地暫厝于高祖墓旁時同高祖兄
弟之慄獮者輒以橫逆加之公不與校隱忍七年
擇善地以葬遂兼工青烏術有斷句云七年始得

委幽宮如斧如堂訝許同卑賤已傷人老大難將
世譜擬歐公讀之者咸以孝義推公焉雲錦昔年
葬父於九墳之濱其地與族人某墓地相接某計
圖不遂覓枯骨埋穴旁以爲蠱雖出於婦豎之所
謀而亦族人某慄獷所至也視公之擇地改葬自
愧又自恨矣公篤於倫紀叔氏以下至從兄弟咸
樂與周恤于同父所出力任婚嫁讓產于弟產屢
耗復爲出已緡歸之猶子某能讀書撫而教之俾
其成外祖胡乏嗣每歲必親往掃墓妹適趙早寡
子復天助之惟謹與世俗之徒事虛文不敦實行

者有聞矣雲錦少讀放鵬高士李延是甲申因話
錄知當時矢節諸生子孫亦多隱而不出公沐浴
處齋公庭訓負才自棄甘託於商賈之流殆亦古
所稱隱君子乎公歿于雍正甲辰某月日得年六
十有三著自怡集上下卷攸縣彭君廷枚采入

國朝詩選配秦孺人次汪孺人子二人望齡玉衡
俱邑庠生雲錦之父行也女二人庠生沈天達陸
熏其婿也孫一人組脩玉衡早世望齡與雲錦同
事詩社今冬將卜兆于某阡屬誌墓系以銘曰
不辱親不虧倫道在是業日新而竟潔其志而竟

晦其身宜爾子孫有斐其文延而縣而以光顯乎
兼葭之濱

亦真率亦謹潔當與太僕先生歸府君志銘並

傳

朱載坤

蘭亭集卷三

三

朱節母沈太孺人墓誌銘

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則夫婦者固天地之
定位人道之常經其以變而著其節者或遭凶而
无咎或由苦而得甘總與孝子忠臣同垂於不朽
今令甲婦守志年三十內至五十歲後者得請旌
乾隆元年復 詔令本家自陳次第達部于是凡
爲子孫無不思所以表揚其親之苦節卽在閨幃
亦若以是爲應得之典而抑其年歲以冒請者亦
有之求其不假年例明大義以合乎心之所安如
朱太孺人者蓋亦罕矣太孺人姓沈氏明廣州知
府諱耀辰曾孫女庠生諱映日孫女庠生諱纘曾
女少嫻內則女誠及笄歸太學生嘉餘先生諱德
慶爲室先生當鼎革後家已蕭然孺人勤紡績得
盡力養母未幾患病臨歿呼孺人曰我爲司寇公
後不可中絕撫孤成立責在子孺人飲泣受命時
孺人年三十四奉姑撫孤不遺餘力姑病侍湯藥
衣不解帶者三十晝夜姑沒經營棺殮盡哀盡誠
遠近觀禮踰年孤痘殤孺人號泣呼天曰朱氏其
果中絕乎吾寧忍死踐前言遂以夫兄次子翰周
嗣爲娶婦十餘年翰周又卒遺孤二長振咸次振

萃太孺人偕婦張復辛勤撫之迨振咸補博士弟子員而太孺人已年屆古稀矣夫太孺人當夫死孤殤之日朱氏幾幾中絕決計繼嗣又復中道摧折幸有二孫乃得一線復續此亦如忠臣義士受命託孤盡瘁鞠躬同一艱難險阻之苦縱令有人焉急爲表彰千載下猶恨咏嘆之未詳忍以年例未符而姑置之也乃余聞振咸將書其始末請之當事太孺人艷然不悅曰婦人守志非爲名也且年例如是必欲請旌不惟背國法又速死其夫也烏乎可振咸遂止嗟夫古今來鬚眉男子一念之

欺徃徃甘心君上而不顧觀太孺人之言然後知歐陽公撰五代史于長樂老諸臣傳後特載李氏婦負骨攜孤逆旅斷臂一事非無故也太孺人生康熙戊午年八月二十九日歿乾隆戊辰年三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一嗣子翰周名丕申少習舉業繼從事幕府先太孺人卒振咸兄弟皆稟訓力學振咸尤善詩古文與予本中表戚近復訂交以銘幽之文請乃就瓜田老人所撰傳詮次其大節焉

銘曰

右族之產嬪於名家夫也不祿矢志無他絕而復

續克綿其後于子子孫以永俎豆蒼蒼者天大節
昭焉瀧岡之表俟諸他年

巾幗丈夫赫然如在才是立言真本事 方心齋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四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文林郎知東流縣事南香陸君墓表

君姓陸氏諱培字翼風號南香先世居當湖之靈溪代有爵贈君以進士知江南東流縣解職歸儻居北墅專力填詞梓行白焦詞正續集若干卷元配張孺人爲雲錦之族祖姑繼娶又雲錦之族姑以戚婭相徃還故知君之行事爲甚詳君初授東流以縣析自彭澤相傳爲淵明種菊所欣然就道及之任知前任歿于官其子以舊欠擔累君曰前任不能爲淵明故至此耳我豈可坐視其困卽日受交代縣西有蓮花洲峙江心庚戌秋江水暴漲民失其業君以成災報不得請乃曰吾終不可以徵輸困斯洲民爲墊其糧幕友爭之不得明年大稔洲民感君恩併完兩年之糧始得無累安臬某擢浙藩去之日下屬例出送行君是日以訊要獄忘之及某自浙藩移擢安撫竟列君六法去任雲錦因思凡人作縣孰不重錢糧以嚴交代君則不惜爲前任擔逋欠孰不藉火耗以肥身家君則甘心爲百姓緩徵輸孰不欲逢迎上官以固其寵君

則澹然循義而爲無所瞻顧隨境以處無所怨尤
豈非近世縣令之所難哉雲錦與君本屬至戚而
洛如唱和又復有年筆墨之事靡不引爲商榷湖
中崇文書院已巳歲移建南城君爲山長每至書
院必招雲錦暢談或時枉駕寒齋蓋書院去舍咫尺
故往來遂爲常也今君歿已四年書院亦屢更
講席感念往事不容于心乃述君之一二行事及
君子雲錦惓惓無已之情表而誌之至君之宦蹟
已詳于行狀及東流之德政碑可以傳信無容更
爲溢美之詞矣君卒于乾隆壬申十一月年六十
有七以癸酉十一月葬于靈溪之鳳凰基兩孺人
耐子二長錫周廩膳生次錫禹庠生繼娶今李孺
人出也孺人有賢聲雲錦亦屬中表戚云

寫出宰官儒雅風流頰上添毫矣歐陽風度復

見于茲

高枝山

薦舉博學鴻詞庚子科舉人樊榭厲君墓表

余幼寡交雍正庚戌年寓于西湖昭慶山房長老
嘖嘖稱錢塘老廉厲君太鴻不置口因從長老訪
君於無盡意齋古心古貌無塵俗氣遂定交辛亥
歲君以有司薦入通志館余亦廁其中一時名士
彙聚于南權署諸君負意氣皆以風華相尚君獨
褐衣布履行稠人中時與余把臂談詩文原原本
本悉有依据暇或訴其家事乃知君上有老母凡
修脯所入輒以供甘旨蓋好學篤行之君子也壬
子秋志事告竣余返里君適授經揚州馬氏遂契

潤甲寅九月君與余各以縣令薦應試鴻博復遇
於湖上詩酒流連凡匝月庚申君復館馬氏余就
金衢巖道葉公幕相別又數年辛未三月
皇上南巡余以學使薦

召試行在寓湖上君適家居每肩輿過昭慶寺樓
信宿流連而後去忽聚忽離忽離忽聚未有如吾
兩人者君富于學問善攷覈所著宋詩紀事一百
卷樊榭山房正續集二十卷俱已梓行未刻者南
史纂遼史注宋詩紀事補遺東園雜志若干卷藏
于家他年數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康熙庚

子舉於鄉乾隆戊辰謁選至京師無所遇而歸復
顏東園之書屋曰兩無塵齋將奉母以終老焉近
歲復以馬氏故挈眷至揚州而竟于揚州遘疾歸
卒知君未免抱恨于九原也君名鶚字太鴻別號
樊榭以乾隆壬申年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一嗣子
黼將葬于某鄉之某原相契如余義不能默默也
謹詮次而爲表

太鴻工於詩其博綜最長於南宋後禩事詞亦
超逸無前人矣神交於戊戌譜年於庚子溫溫
士君子也今得鐵珊一表之以不沒其實焉

諸

襄七

蘭亭集卷四

四

一往深情溢于楮墨奚啻前人思舊銘

弟价黼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五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先考吟香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歿而權厝於華村者二十五載矣生平行事宜爲紀述痛雲錦五歲而孤幼不能文坐令先人嘉言懿行末由闡揚念之心碎今當遷葬之期謹述其百一匍匐於仁人君子之門乞一言銘墓少贖二十餘年不克葬之罪嗚呼痛哉府君諱培源字江亭別字尊鄉系出宋南軒先生厥後淮陽判官德夫公始遷當湖鎮處士靜菴公再遷

蘭玉堂文集卷五

蒹葭園高王父諱冲元贈登仕郎明季尚義賑荒今附祀忠義孝友祠曾王父諱長明邑庠生贈承德郎王父諱重芳歲貢生考授州同知王母林安人繼陸安人屠安人倪安人倪安人府君母也王父三子府君居次生而穎異五歲就傅誦書通大義孝事二親不忝孺慕長遭王父變居喪哭泣若成人體弱多病賴曾王父及倪安人拊育教誨有聲士林邑廩生臨宜屠公府君舅氏也工制舉文試輒前茅府君從遊藝益進旁及經史性理嘗曰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吾輩讀書無容錯過人

以爲名言時外王父閣學陸公閱府君文奇之以
吾母締姻旋遭會王父喪府君哀毀骨立幾不欲
生遂患咯血症乃棄舉子業從內兄陸堂學詩不
一載每詩成輒驚洛如社長洛如社鄉前輩所聯
詩社也秀水朱竹垞太史來湖題其齋曰吟香旋
聞府君深於性理得儒先奧旨又題曰可銘書屋
且曰斯人在吾黨中不僅以詞章顯也性好古書
遇宋元精刻不惜高價購之凡經史子集積至數
千卷寢食其中無間寒暑人方謂府君從此陶情
適志定能卻病延年而府君終以哭父哭祖鬱結
于胸竟於戊子八月棄世嗚呼痛哉夫古來文人
炳炳以才華見者不少而盡道盡倫鮮克有終若
府君者可謂有終矣雲錦不肖不獲循例請旌僅
得從纂脩省志縣志列姓氏于文苑傳良可悲矣
府君生平凡閱過書冊多硃筆點定漢書文選杜
韓詩集注解尤精至韻府羣玉一書添注更爲廣
博未沒之前月偕同志校刊稼書先生四書講義
行世雲錦篤下不能讀父遺書徒使對手澤而隕
涕愴恨又奚極耶嗚呼府君歿時雲錦猶未成童
長復無狀致府君一棺羈厝華村今因伯兄之變

遷葬于宮圩之九墳浜拮据窳窳幽宮方妥卽遭
族人以謀地不遂埋枯骨穴旁爲魘魅使爲子之
心不能一刻自安日長月永痛恨爲何如也府君
生于康熙癸亥四月二十八日亥時歿于戊子八
月十二日亥時年止二十有六國學生著有吟香
詩彙四卷文彙二卷配吾母陸孺人子二長鑄娶
陸氏母姪載崑女次卽雲錦娶鮑氏鮑公懿瑞女
女子二長適陸炎夏次適陸廷均孫男八人孫女
五人夫以府君之好學篤行如此世有仁人君子
慮無不表其微而闡其幽者豈謂其後之弗克負
荷而棄之耶雲錦是以不諒力之微與言之無文
而銜恤以述之也附青雲而聲施死且不朽

簡淨有法

舅氏陸堂先生

旌表節孝先妣陸孺人行狀

先妣姓陸氏家世當湖望族外祖閣學公諱棗外祖母楊淑人暨胡孺人妣姊妹六人妣居五與妹俱胡孺人出年十九歸先府君時閣學公楊淑人已棄世藉胡孺人支撐門戶備奩以嫁妣雖生自宦家而儉樸簡素能以慈御下生不孝雲錦弟兄姊妹四人戊子八月先府君病瘵瀕危妣昕夕默禱請以身代既而永訣則撫棺號天一慟幾絕時先王母倪安人在堂呼妣曰爾欲爲烈婦奈二雛何妣聞命顧不肖弟兄而嘆曰義實不忍獨生分

又未容從死且尊章須養門戶當持用是椎心泣血強勉以待嗣後潔滌瀧問燠寒壹於誠無異府君之事母也至操持家政御下視前稍嚴矣雲錦五歲而孤六歲卽隨兄從師入學晚歸寢室妣輒令背誦經書不少寬假雲錦稍長每喜言丈夫事妣曰爾先世自南軒理學以來代有聞望吾願汝爲通人足矣功名自有命也庚子壬寅與兄先後授室未幾分爨少不更事家殖荒落而勵志持身不至見擯於有道者妣之力居多先是雲錦姊嫁于汶川合陸公孫炎夏陸故巨室食指以百計僕

人周二爲最强梁其母暵死而杭宦之寓于吾湖者素不得于炎夏乃乘機唆訟控府至院旣而姊舅同菴復以他事被繫盡室惶懣致姊鬱鬱以死于是妣之心傷而心疾亦從此起矣越二年伯兄忽以微疾沒視前爲更傷疾所由成可痛也嗚呼雲錦少弄筆墨一切世事懵然不知使稍長五六年遇姊家之事或可爲妣分憂伯兄之沒又羈身志局不獲一視含殮罪可道乎妣素患痰喘至是益甚然猶爲兄子振宗摒擋生計爲幼妹擇婿治奩具未幾遭王母倪安人喪又未幾遭外祖母胡

孺人喪數年之間哀毀交集有極人世之難堪者嗚呼痛哉忍堪追憶乎辛亥春宮保李公采登節婦傳歲戊午閣憲稽公具題旌表僉謂今而後可以稍慰而妣顧愀然有不勝情者庚申夏觀察葉公招徃雲錦赴三衢幕雲錦以親老辭妣怒曰丈夫志在四方三衢近地奈何以我故辭我自冇媳婦及諸孫在汝其行于是雲錦含淚拜別孰意叮嚀之日卽成永訣之期不孝以六月初至衢而妣竟以六月二十日棄世也嗚呼痛哉妣病不能待湯藥妣歿不能視含殮爲子之罪可勝誅哉可勝

誅哉府君棺久厝於華村兄歿始謀窆窆不孝痛
府君之早亡念先慈之苦節方將奮勵摩霄以爲
涓涘酬報况萱顏未老菽水得以長供何棄雲錦
若是之速也嗚呼痛哉先妣生于康熙壬戌十一
月十三日巳時卒于乾隆庚申六月二十日巳時
享年五十有九今擇日祔葬于先府君墓伏祈立
言大君子哀此熒獨被之華袞發潛德之幽光揚
孤芳于奕禩則不孝雲錦銜感于無窮已

文情頓宕惻惻動人由其出於至性也

叔浦山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六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鄉賢祠祭文

有序

鄉賢祠之列于廡下也由來已久庚戌夏聖廟重修依舊制鼎新之落成之日蠲吉設醴迓粟主而告虔焉俞君檉塘恐無以妥神靈也屬爲文祭之其詞曰

歲庚戌之孟秋兮告成功於素王弔先賢之靈爽兮神悽惻而傍徨慨修名之難立兮多失足於康莊惟諸賢能傑出兮名獨重於一鄉忠孝廉節之

蘭玉堂文集卷十六

一

無以自勵兮孰扶名教於綱常前則蔚興夫碩彥兮後則輝映夫冠裳仙李盤根於奕葉兮嶧桐挺秀于高岡指正路以爲歸兮曾不受邪曲之摧傷考會稽之祀延陵兮賢猶重於遐方寧齒德而並尊兮反在庠而或忘驚歲月之代謝兮歷冷雨與嚴霜墻則或傾而或圯兮主亦有存而有亡幸廊廡之更新兮正位次而裸將垂俎豆於千秋兮彙英俊於一堂矧際遇夫 盛朝兮維善士其丕揚生稱賢而歿崇祀兮夫孰非閭里之光蒼山空而夜寒兮湖水清以流長奠桂酒而降神兮馭元氣

以翱翔往哲其不可作兮吾將於後賢而有望
其聲激越其思深長頑廉懦立有功世教之文
也

陸南香

陸清獻公祠祭文

有序

平湖陸氏忠宜莊簡俱有專祠而清獻公則
附祀焉乾隆癸亥年邑令高國楹因多士之
請卜地於治東南爲明兵備道行署廢基建
造專祠以供祀事落成之日適當丁祭陸氏
宗人屬余爲文以侑之雲錦于公固屬後學
誼實甥舅謹陳詞曰

維公道本鄒魯理學儒宗品端志潔才流經通出
爲邑宰治並雷封民歌父母遺愛無窮迨歷諫垣
一醒矇聾讀諸奏疏諤諤由中直道莫伸解組潛
躬生徒絳帳實學彌隆公歿遺徽日昭以融

蘭溪文集卷十六

三

聖朝重道疊恩推崇俎豆兩廡聿顯黌宮錫爵易
名九有同風鄉邦人士彌深敬恭專祠用建以永
湖東吾道千城千秋有功錦忝甥末情豈凡同生
也恨晚莫受擊蒙竭心私淑益抱忡忡茲當丁祭
牲醴齋供宗人趨事多士肅雍熏蒿悽愴彷彿覩
公靈其昭格鑒此誠衷

得大體情亦深摯自不同於尋常之祭清獻者

誥封恭人鈕祜祿氏祭文

猗歟西山比象玉京靈秀所宅金母之庭乃衍天
潢乃盛椒馨降此女士作式宗盟相彼大賢蹕起
清聲世闕世勲都都雅雅夫人房中季女牖下豈
無梁肉疏食不舍豈無紈綺練帛是假以佐主政
眷荷

至尊寅清密勿是啟後昆以似以續竹苞松根維
我邑侯雷奮尤早英姿高邁文史勤討旣捷南宮
出蒞江表千頃之波獲逢叔度祥風遐披林雨式
霏未及一年棠陰在路僉謂我侯神明幸遇倏驚

計至北堂萱萎惻惻者烏啼失厥慈凡我同儕曷
禁齋咨設奠官解千里視之靈其降鑒歆此一卮
伏冀慈恩憫我蒸黎佑我邑侯服闋來茲

生奧宕激有柳王氣味非強爲古貌也

吳甌亭

祭鮑禮原文

嗚呼昔人有言作善降之百祥此其報施之理如
操券取寄可以信其不爽翻何我禮原舅兄之歿
而轉覺天道之茫茫君生而敏異有項託楊鳥之
目稍長則蒼發穎豎荀龍謝鳳不足與比肩而頡
頏當其軒姿霞舉刺銳騰鏗論學如萬斛之源泉
滔滔而無滯操履如千仞壁立凌青穹而發光是
以蜚聲壁水藻采高翔兩令叔既視同阮氏之戚
而兩令兄亦推爲馬氏之良苟天假之年則下之
可以焜耀於閭里上之可以黼黻於巖廊承先起

園夢集卷六

五

後莫之與京

叶

奈何哉賦成鵬鳥豎在膏肓奄一

逝而難追竟逍遙于帝閭功名未就賫志以歿豈
窮達有命而窮者自不能昌耶婚嫁未畢中道棄
捐豈修短有數而短者自不能長耶奈何哉上有
九十三歲之祖母而未終其侍更有四十七歲之
寡母而遠隔故鄉病也面不能見歿也信不及將
嗚呼顏何辜而隕跖何德而康此命運不齊李康
所以作論而靈均之問柳州之對歷千載之賢達
同隕涕而霑裳雖然君有子孩提有女襁褓藍田
種玉比美無雙况以令兄之高誼令妻之苦節撫

孤重任諒克承當則君亦可以無憾而弟亦得援
是以爲君解免于彼蒼斟桂醕酌椒漿魂兮歸來
髣髴馨香

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不是尋常
宿憤也讀至後半則三峽猿聲尤難終聽

葉懷

是以爲君解免于彼蒼斟桂醕酌椒漿魂兮歸來
孤重丑藉京本當傾吾亦何以無憾而弟亦得援

祭陸太母林孺人文

嗚呼哀樂之情其不謀而合乎而哀有甚於樂者樂則身自履之旁矚者逆知其然而不相涉哀則觸而長焉雖旁矚而亦如身履非意之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父母之喪哀所自致矣而古人之哀母間有甚于父者夫亦父尊母親尊故送死之必以禮而親則迴憶其提抱哺養之勞不自禁其哀之勝于禮也况以母而兼父者乎昔王修以社日喪母號躄不欲生鄰里爲之罷社號躄不欲生哀之勝于禮者也鄰里罷社哀之觸而長者也又

聞張憑不誅父而誅母或詰之以爲母之德隱不與父同夫誅之者哀之也哀結于心乃將以言相求于外而示人乎哉然而後之人不議也蓋人各有提抱哺養之勞于其母者也以此告哀亦合於心之同然而無惡焉爾太母林孺人之徙居縣後坊也歷年多矣顧以內言不出未有能誦德者獨某與令子畏蒼遊略知梗概畏蒼曰吾母年過古稀而神明不衰爾時視畏蒼色甚樂若以此驕人者已而泫然詢其由曰孤以一歲失怙家故貧母胼手以爲養得自幼以冠以壯母動色以爲教而

自受經以揣摩制藝旁及詩古文孤未能報母而
母已邁矣是畏蒼曾不敢以有母之樂忘無父之
哀又懼樂於母者之不恒而復以哀繼之也嗚呼
今乃屬橐以祭乎夫太母之節猶孤松之植根于
隕崖其上枝則飽霰雪而戰風雨天之所阨未有
不形其悴也而能與寒俱老躋此大年亦可稍解
其哀矣哀之者曰太母之有子而不見其達也夫
以畏蒼之質之學已舉于鄉又得交四方賢者非
艱於達也乃至不如古人之捧檄色喜而以啜菽
飲水罄其歡何哉知有善養不知祿養太母之志
然矣而何哀焉雖然畏蒼孝子也詩有之孝子不
匱茲以數十年母而兼父者一旦音容之卽遠又
同于父縱合終達而列鼎以祭不若三釜之逮存
爲樂也則孝子之哀窮無窮而極無極也孝子以
爲哀而托縞紵之末者各以孝子之哀爲哀是則
不謀而合也夫

浦山徵君言此鐵珊極摹南豐之文鐵珊亦自

言吾學南豐云

諸襄七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七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陸魚滄哀辭

乾隆丙寅春二月陸君魚滄從山左學使幕歸病發歿于臺兒莊舟次其徒某厝之道旁閱數月始以凶問告余嫂陸孺人君之愛女也哭之慟命君子金星商于余爲扶柩計嗚呼吾先人與君交最深故忘其行輩而以余伯兄締姻君生自宦室性慷慨好結納飲食必精潔有田數百畝不二十年盡傾矣而豪興如故不以爲憂也數年來不能不謀食於外因以歿于旅次悲哉余伯兄已前歿久矣而余與君旣以戚誼而兼世講又嘗同事詩社忍使君羈厝道旁末由歸葬豈不有負先人乎爰告戚友共相伙助于今春之二月俾君之子金星往迎其柩葬于胥山北鄉因爲文以攄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巨室胡婁艱而困阨藉幕府以摘華忽招魂兮江之涯望關河兮修阻魂逐逐兮向何所偕我兄兮泉路悲合相感兮心事違

意悽詞婉蔚深文而包餘味矣

王介眉

魏更生哀辭

乾隆庚午余于舒雲亭明府山陰署齋始識君知君藉桐鄉幼祝髮城之鳳鳴寺名苻芳被禍於縣丞吳某吳時署桐鄉令篆性豁刻爲邑紳所控事平吳疑牘出于君百計撫君短不得乃訴于巡道某以易之險至善訟爲辭某不察即付吳鞠治數加鞭撻必欲置之死地適新任雲亭先生至桐士民咸訴其冤獄得釋然丞怒猶未已也雲亭先生乃令易初服君于是改名舒字曰更生以志德於不諼君固長于詩感先生德作詩八章一時爭傳

關雎卷七

二

鈔之歲癸酉始授室生一女遷居於石門之某鄉余過石門君必以詩就商權豈惟才足以立事而學亦足以立言也使天假之年學益進何難作儒林之翹楚乃誤于庸醫以微疾致卒負明府援救之盛心遺妻女無依之長累天乎人乎殊可哀矣

辭曰

困而得禍不爲病也蹇以無年乃真命也恩仇不獲報知九原之猶有恨也

生得明府而身命全死得徵君而姓氏永在魏亦未始不幸也

齊次風

陸龍光哀辭

陸婿龍光名鋈爲汶川令話山公會孫少補邑庠生乾隆辛酉年余從蹇修請以長女配時龍光館于邑丞孫某署孫固徽商龍光誨其子頗嚴峻閱數年孫子以商籍寄名錢塘時值鄉試乃于制舉外課表判策暇或擬橐付孫其苦心造就如此爲叔道沃後道沃乃話山冢孫向有祭田顧春秋辦祭所費不支未免勞于心計是秋鄉試復不售遂邑邑致疾卒卒之日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聞之皆爲太息邑丞孫父子竟計而不至族人某等

乘變謀奪祭田賴邑令賢得不替噫世道人心于此可見而玉折蘭摧予惟有致恨於天而已矣辭曰

君于人兮無所負胡人于君兮則否羌靈魂其有知振雙雛于一婦

淡淡序述亦有關係不獨以哀惻爲長

楊履德

姚東巖哀辭

歲在庚午秋予同姚婿東巖寓昭慶寺僧舍應秋
試東巖通五經時錄遺校士館同試諸生俱以經
旨問東巖各各應答不爽于是兩浙名士咸稱道
不置口入場研精爲文得咯血症旣報罷鬱鬱不
得志余多方爲之寬解終不能釋然也家故貧不
得已館於蒹葭園所館之書室素不利于師到館
未匝月卽病病卽死嗚呼死亦何常之有獨東巖
有不能已于懷者蓋上有祖母林孺人年七十四
母陸孺人年四十七余女年纔二十七一門三寡
煢煢無依雖有三子尚在襁褓此人事之最悲者
矣爰爲辭以哀之辭曰

少負畸才生是使獨些死而且天天何降毒些一
門三孀寧未云酷些待子成立匪鸞則鸞些

慘憾不忍讀正不必多詞也

沈驥九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八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書平湖縣志輿地志後

平湖去南城里許有常墳橋常同曾孫楸葬此故名見至正二年三月賀將軍傑所撰重修常氏祖墓碑記同墓西偏一小工學士施鳳來先世也天啓時纂修平湖志載施氏上墳橋易常爲上贅以施氏荒唐甚矣又湖之廣陳鎮有趙王墳趙子固先生系出自安定王家廣陳時建王祠旣而葬祠西偏祠圯土人呼其墓爲趙王墓蓋以祠故誤也亦見傑所撰祠記而天啓邑志載云樵探有禁竟未知誰氏比之曹操疑塚不更可笑乎上墳橋康熙年間所修邑志雖經刪去然于常墳猶未載明趙王墓則尚仍前說余故竝書以俟後之記地志者正之

考據精確庶免夏五郭公之疑

叔太木

書嘉興府志古蹟志後

嘉興知府吳永芳新修府志用筆拖沓不知所裁
所增人物傳不無索米之饑甚至地方舛錯或嘉
秀人而載入善海或平湖人而載入石桐覽者以
爲笑端惟古蹟一門考覈精確如辨齋三士墓在
青州不在海鹽張武河內亭在洛陽不在嘉郡徐
彎廟之宜屬偃王真如院之非裴休故業鑿鑿有
據足勝前志然齊景鄉之非廟搗衣石之非孟姜
女田橫墓在偃師縣聞琴橋之譌爲伯牙臺青龍
觀古墓之譌爲宜侯王尚未能一一詳晰至銅棺
廟白馬岡雞鳴臺事旣荒誕亦類小說更不必附
入也余故具書于後俾後之修志者取裁焉

痛透之文恰極樸鍊故佳

弟韻聲

書秀水趙氏訟牒後

乾隆二年予館秀水邑宰董公署中有秀民趙姓者具牘稱伊從弟某曾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自縊身亡今某少女忽發狂疾爲婦人聲語云予某地寡婦某五年前與伊弟私訂終身臨行贈銀二十兩并首飾物件後竟負約致予愧恨自縊尋訪經年始得相報俄又爲其故夫語云汝弟壞我門風敗我家業情理難甘來此作禍時或似伊亡弟聲音三魅輪流爲祟經旬不寧懇牒本邑城隍神驅逐云云公閱而異焉詢之知伊弟曾至此婦所

言地貿易因遇此婦但生前未嘗于父兄前漏洩不知其詳時邑之人見訟鬼于縣咸以爲異多方訪問有趙之內戚某言趙弟爲商寓于此婦隣舍趙弟見而悅之托婢以通殷勤誑以尚未授室婦因鍾情許嫁然不及于亂別時婦以手帕裹白金二十兩珠毬一金珠簪一贈之且囑曰翁姑憐我年少許除服改適子須速來通媒妁以期偕老旣而趙弟負約而翁姑亟欲擇配婦因自縊逾年趙復往其地意已決絕居別邸聞人言此婦死有感于中夜至婦居偵之見婦于樓頭理妝驚疑而退

歸途忽忽時若有所見抵家執婦所贈帕繫于頸
乃姊見而救之詢得其情將帕交其妻藏匿卒覓
之縊死一子本年正月患痘殤又一縫人述趙弟
之同寓商言趙弟負約婦望眼幾穿後商重至舊
寓婦適遣人訪之商告以趙弟本有妻婦知之遂
自縊商歸婦忽附商妻責趙弟薄倖商甚恐爲之
設祭且奔告趙弟趙弟驚惶失措俄以婦所贈帕
縊死是二說者雖前後不同然合之托魂魄于趙
女之狂言以報負心則一也獨是趙弟自作之孽
宜其喪身絕嗣而于趙女無涉公因爲文于是月
之十日躬詣邑廟焚禱薄暮聞趙女忽迷臥合掌
若受刑狀稍頃作痛楚聲云大家作事如何累我
一人自是絕口無復作祟語嗟乎幽明一理呼吸
能通然未有若斯之明著者予目擊此事特書之
以爲世人戒婦有里居姓氏不忍直斥故并趙弟
之名亦諱之董公名懿字千美雲南祿勸人曾從
大兵入西藏年七十一理繁劇裕如心地光明正
直治秀色七載屢雪奇冤卽趙氏一案其能格神
卻鬼以視叔庠之奇微渡虎昌黎之文感鱷魚何
多讓焉

詳其事以示戒沒其名以存厚末著有司之賢
明正直勝唐人小說遠矣文亦簡淨必傳

叔浦

書海鹽宋氏詳彙後

乾隆壬申春余館於海鹽邑宰舒公署中見公爲政首先孝悌四境之內漸摩薰蒸咸進于善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是冬有村民宋姓以母病割股聞公核實表其廬按宋名悅高父號彩奇母徐氏兄弟三人高其季也先是明經錢君豐有以詩來謁公極稱鹽邑風俗之凋弊自公以孝悌教人稍返淳龐聆其言若深幸公之能興起者至是村民亦盡孝恐後不惜割股救母益嘆公之爲政有甚神而士民之敦行正未艾也無何公以病告歸

余亦返里甲戌六月錢君訪友過東湖復爲余言初以悅高割股療母病爲孝孰意其以割股恐無益甚至割肝邀天之幸得不死母病亦隨愈余乍聞之而駭繼而疑終以未獲究其詳爲難信閱明年適公攝篆乍浦理事同知余進述其事公卽移文海鹽取後任詳彙觀之乃知悅高年二十一歲居官坊株守農業六月間耘苗露體胸前結一新疤鄰人徐九臯吳聖山見而異之再四詰問高不能諱得悉其母病日重醫謂肉消骨瘦無可救治又因高跪拜求懇俛云縱使割肝亦難回生高觸

於斯語遂覓利刃潛往祖墳拜祝舉刃刺胸而肝
自出割取一頁亟解纏足行滕縛胸匍匐還室以
肝煎湯食母母病稍差時閏四月朔日也徐吳二
鄰聞之卽具詞呈縣縣令蔣傳集鄰保訊明并驗
悅高胸前割痕一道共長三寸近上濶五分近下
尖長濶一分據實詳大府請旌終以格于成例僅
給烏哺天真四字旌之因思悅高鄉野農夫不知
禮義一念孝思至割股割肝恬然以處蓋其心惟
知有母不知有身一往浩氣忘乎痛苦神定手辣
誠至力隨使稍有身命之轉念斷不能舉刃矣至

其胸剖而肝出肝受割而復納居然無恙天鑒其
誠而祐之至也今閱詳彙不禁毛髮寒磔凜凜久
之鹽邑豈乏之孝子而余之備書此者誠以出自農
家更有難于士大夫也然則公之倡化于前揚休
于後所謂君子之德風風無不行則德無不被寧
可忘其所自也公名瞻字雲亭丙辰恩科舉人已
未進士滿洲正白旗人

叙奇孝如畫遂成奇文至歸重舒公仁政之所
感足以風世之爲宰者矣真有裨世教之文

陳幾亭先生勸善錄跋

漢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使人皆勇於爲善則樂自無極而善亦無不爲矣幾亭先生幼師錫山高忠憲公其學問人品不相上下忠憲當家居時曾創同善會于衆擎易舉之中寓稱物平施之意顧人性皆善而爲善者殊少此幾亭之念切於勸善也夫幾亭立朝進疏言事俱卓卓不朽卽在居鄉亦抱一夫不獲之恨讀其勸善錄先正風規宛然在目後之學者可勃然而興起矣

篇短意長令讀者善心油然而生矣

沈孟公

孫雪居太守方硯詩銘跋

甲辰春于鴛湖書肆中得端溪硯一方乃漢陽太守孫雪居書畫硯也晶瑩玉潤外如其裏上有雪居八分書手題詩後鐫銘八字係以年月溯自明庚辰至今已歷百有餘載矣硯歸於余幾十年壬子春仲攜隨書局芋陂表兄一見深加歎賞因囑余善爲藏弄余以爲硯之佳者宜用不宜藏藏之是沒其硯之佳也惟是余腕弱拙書用之有負其佳耳若以慢藏誨盜爲慮則余敢不加之意耶芋陂小阮香溪爲余墨印孫氏手書真跡爰題數語以見硯之與余猶屬用晦之日也

尺幅中極曲折淋漓之致

張存中

宗室濟齋德公寔踐錄跋

新吾呂氏曰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又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堯舜事功先生以天潢貴胄好學不倦獨于此八字潛心體悟坐言起行無非聖賢精蘊前錄發明性命身心公私邪正脩己治人之學而握其要于大體小體以窮理欲之根源後錄精論天地陰陽屈伸消長往來歸復之機而驗其理于風雲雷雨以徵氣化之轉運天德王道蓋一以貫之矣趙普云臣治天下只在半

部論語推而言之學庸孟子何獨不然今

聖明在上方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以孔孟之學訓膠庠存神過化道一風同先生以寔踐而輔理之不更黼黻太平卓越千古哉雲錦雖伏處草茅將佩服斯編而簞瓢陋巷藉以樂我道于無窮矣

撮其要而言之不必讀實踐錄已得實踐錄之

精矣

王載揚

姚嬾迂吟艷初續二編跋

昔吳元卿爲六宮使見昭陽華卉敷榮感空中言
請從佛氏此卽色卽空禪家所稱妙悟也嬾翁讀
孔孟書精程朱學其吟花若干首殆如濂溪之愛
蓮觸處見道不徒以生花之筆擅長一時視元卿
之因花悟禪又不足言矣

高一層立論嬾翁藉以傳矣

陸紆齋

國朝詩話凡例八則

本朝詩學大盛選詩者已數十家而詩話殊少惟漁洋西河二家流布藝林其他間載一二然皆夾雜別事未成暢觀是編採輯二家詩話以及各家詩文說部志乘諸書共得若干條標列書名于下或一事而纂集數書者則以余之藝舫名之贗僞杜田貽譏庶免

詩話體製不一余則專取紀事不在論詩也其事可傳詩雖稍遜亦必摘入

諸家詩話有得之賓朋讌集者有得之里巷諧謔者有得之旗亭歌館者要皆月露風雲余則不僅取此忠孝廉節事關風化必多方採錄藉以扶持世教誰謂詩乃小道耶

是編既屬本朝詩話則重在尊今鼓吹休明自朝及野不勝採擷更何必借才前代故余第論出處不論存歿仕籍如牧齋梅村輩不敢濫收以徇其名高隱如潛夫麗京等亦不敢攔入以拂其志表微闡幽別有檢擇閱者幸勿哂爲迂

照國雅例概不稱先生夫子而於親戚尊行據實稱呼照詩志例概不書官爵因事而帶及者間或

有之首以鄉里繼以姓氏名則小字書側

佳人以配才子採取弗遺然有才無行不尚也雜以娼妓則尤褻至方外本不尚詩奚取於詩話邇來火書廬居韓論正在施行余何人斯敢爲之推波助瀾哉

僻處海隅見聞未廣祇就篋中所存選輯付梓呈漏正自不少四方名士倘能多方搜羅郵筒寄賜卽當登諸續集以成鉅觀

余家自先君見背書籍大半散亾得以採輯成集者則從王丈介眉姚丈述緗沈兄東表葉子信臣處借觀良多其捐資助刻則

蘭亭集卷十八

三

及家弟也仗助之力何敢忘心亦

爲之附識云

識高法老故言之長短皆宜

周蘭坡

東湖弄珠樓志凡例四則

東湖舊廣十餘里今漸狹矣雖五寺六橋足駐遊
屐而湖中勝蹟必以弄珠樓爲大觀葺以小志未
足比田叔禾之西湖志餘亦差勝宋漫堂之滄浪
亭志文人韻士有寄興東湖登高作賦者斯志固
指南之一助也

此志體裁半仿朱竹垞先生南湖煙雨樓志但煙
雨樓創自後唐歷年久遠珠樓則始自前明萬歷
間文章詩句流傳甚罕往者既不敢存贗以失真
今者又難濫登以徇俗世有解人諒能鑒之

邑志文獻兼收門類殊夥此志則敘述緣起遊歷
所至惟採詩文不序官爵因朝代而編以姓名間
或載號本邑人例不書地匪徒省文欲使閱者眉
目朗如也

當湖百咏倡自綠嵯沈兄凡人物名勝以至古蹟
時事街談巷語莫不準以斷句閱今三十餘年其
間人事之興廢風俗之變遷又多有爲綠嵯所未
及者撰志畢遂仿其體補成百首附刊於後以備
覽觀

雲止風行自然入妙

彭湘南

德藏寺志凡例八則

一是寺建於唐沿於宋爲我湖精藍之冠惜撰志無人未得如杭之靈隱禾之孝光班班可考國朝邵君白厓曾輯志畧二卷未經雕板元本散失爰創彙以付梓人寧嚴毋濫取足傳信而已

一道宣爲開山禪祖顧事蹟缺畧無從引証自竹菴特標宗鏡松風山月古蹟用藉流傳志中分載頗多閱者幸勿哂其重複

一支院始末不可盡考閒訪緇白俱以年遠爲辭今但存其名稍入寓公詩文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一住持以戒律爲首行有功修建其事尤不可泯卽號稱禪藻亦所不遺然必見之昔人傳記方始登載索米之譏于此庶幾可免

一檀越寺之興廢所係亟宜立傳表彰若流寓諸君子地以人重須加選擇傳中仍各援引書名務在存真去贗以別杜撰

一碑板流傳屢經劫火湮沒不少如魯衢之記鮮于樞之詩均無從考自知固陋不能遠徵用俟博雅君子揆羅補入

一題咏屬大概游覽者載入藝文卷內專咏古蹟

支院者分注各門之下作者皆以朝代爲先後外
方諸公則書地別之不分門類不序官爵蓋志爲
寺作他非所知也

一明代藝文獨少 國朝幾十倍之第辭尚體要
無關此寺重輕者畧爲刪汰更益之以叢記後有
續者庶以是爲嚆矢焉

簡括安雅非作家不辦 王竹堂

蘭玉堂文集卷第十九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醉鄉頌

糟正方築此中酣然百觚十榼昔聞聖賢嗤彼獨醒掃除愛涎不溺不洩別一家天

睡鄉頌

天上天下無所用心惟睡有鄉希夷先生槐根之夢祛黜三彭睢哉盱哉曲肱是尋

樸質中愈見生致此最難到處

馮立齋

陸清獻公像贊

公之學既能繼程而紹朱公之治亦復超卓而邁魯始以忤大僚而挂冠後以抗廷議而解組

天子方欲擢之爲股肱而公則早歸于泉土宜歿後之邀榮 贈官賜諡而且崇祀於兩廡百世之

下拜遺像而莫不悲叱者又莫不興起而鼓舞也

彭湘南像贊

是何英流瞪目直視學可包身聞足富耳獨深坐以淵思惟遊翔於圖史通其勝抱似虬松之鬱盤湖厥冲襟似文竹之綺靡固望而知爲湘南子

金壽門像贊

松聲在天泉聲在淵迫而聽之聲在指間蘓門之一絃耶粟里之無絃耶無所聞而無何不聞此入理之禪也披圖問之而君乃笑不以言

諸贊磊落錯綜各爲變化此文忠得意筆也

陸

懷芳

天子式爲對之爲則想而公頃早歸于泉土宜歿

習故以升大劑而封侯對以竟我籍而繼聯

公之學猶論繼對而繼米公之尚亦與談早而

陸清獻公像贊

心箴

學者之事首先存心廣居毅種勿曠勿侵毋牽以私毋悖于理君子小人分塗在是

行箴

讀書何為全在篤行循禮畏法澹泊寧靜聖狂之分一念岐趣習俗不移乃徵學裕

醫箴

上士有疾无妄勿藥中士有疾良醫是藥吾甚懼夫不讀書之醫與泥書之醫以藥為試以疾為戲悲夫

巫箴

有命自天巫不得而專世無巫賢或求福或禳愆厥疾未瘳已罄金錢奚取焉

子篤樸處見古調獨彈

施竹田

心箴

六如居士澄泥硯銘

瀘春泥硯作田寫鳥絲唐解元

漢陽太守孫雪居方硯銘

持平用方古硯菱菱儲藏有年惟能詩之孫百篇

姚嬾迂方竹杖銘

清悶自守直而方斯為執友

薛生白銅婢短策銘

不勞形不竭精出鳧氏號吉金扶我老兮殊有情

馮績困烟筒短策銘

取彼短牢我足虛其中洽我腹得心應手入山麓

蘭亭去集卷九

四

吾亦愛吾廬銘

荆棘少蓬蒿滿吾有廬若空窾陶公之詩非吾詩

吾愛是廬傲黃羲

藝舫銘

舫也而名藝漱芳潤兮勿替諷乎泳乎群經百氏

吾其詣

銘語古奧用韻處尤見自然

金壽門

六如居士澄泥硯銘

募修德藏寺疏

我湖有庵名曰德藏創建以來六百餘年成住既久漸及壞空澗濤上人矢願募修而恐諸檀信心者寡乃請名師演說金經十方雲集萬眾諦聽僧俗賢愚咸明教旨上人由是乘其信心將行勸施乞言于余余念大衆既解經文卽推經意而爲勸曰佛無我相故能度人設爲衆教以啓羣蒙法身充滿在在祇園密諦流通言言慈筏而人不悟我相自如身寄蘧廬自同磐石目無寶刹視等土坡梵宇傾頽莫爲檀施原其受病惟愛財心以身殉

財以財極欲愛根旣固我相益堅汨地情波杳無彼岸彌天業燄幾欲燒庵展轉七情遷流六道胎卵濕化輪迴無已佛爲悲愍欲滅度之教以喜捨拔其愛根愛根旣斷我相自忘吾觀世人非無捨者皆有所住而非善緣仲殊花局室有布金羅什草堂地無埋鐵住色而施難叅空色琴奏思聰樂爲植柰笙吹石女莫助栽蓮住聲而施并異聲聞寶溪煖室願舉風旛枯木寒巖任其雲蓋住香而施心香不生豬燒佛印帶玉思畱鳩吐神僧襯珠莫獻住味而施禪味不甜眼耳鼻舌役其身意色

聲香味互爲觸法如是布施佛無許可云何不許
以有爲故若求福德有如夢幻泡影露電亦復如
是今使諸檀因佛而捨雖亦有爲而無所住况世
間財本如六者自見爲捨夢幻猶存并捨亦忘夢
覺幻息因空羊馬牧豎心清看破魚龍偃師技拙
自見爲捨泡影猶存并捨亦忘泡消影滅一漚不
起性海波平萬象皆空心燈夜炳自見爲捨露電
猶存并捨亦忘露晞電歇仙人掌上紅日初晴玉
女壺邊青天不笑願我諸檀作如是觀捨如不捨
卽佛是我是名大覺是乃真常是名無住是卽無

爲人我相空須彌踢倒愛心淨滅海水車乾捨少
捨多雖有差別言乎福德等無有二瓶盤釵釧鎔
作一金倉庫橐囊化爲七聖現在未來有因必報
如備社會如藏外府生生世世子母無窮或有難
余經不云乎七寶布施其福無多余謂此言說無
上法充類至盡而非執着莊嚴佛地非卽般若直
心喜捨亦是菩提喜卽勢至直卽彌陀佛在人心
非關色相是故經云不見如來我非道副而亦得
皮敢效豐干不辭饒舌

毫端卽現華嚴自是文人慧業

陸壘翻

募修萬峰菴疏

從來錢神與慳鬼附熱波波吒吒量柴數米身子
在錢眼中坐錢神遂樂爲挽輪然錢神雖是作緣
財祿星恰命宮中消受不起終朝仰屋徹夜持籌
卽使寶海朝宗猶然愁顏慘目直是十八層變相
受諸苦惱不必向閻羅老子前領取也今沙門勸
募動云歡喜佈施預種福田若云福田則前世因
今生受看財守錢竟認作惜福種因何處更討出
人頭地只須在歡喜二字參究舉念快足性分圓
滿便有許多瑞慶翔集一時名疆利鎖拋入東洋

蘭蕙文集卷九

七

大海矣夫天上茫茫舉頭難問地中鬱鬱失足誰
知歡喜卽是天堂苦惱卽係地獄二者本是心生
豈緣境有萬峰爲古道場先世曾爲倡助金碧而
旃檀之觀者贊嘆作禮已領大衆向天堂一路今
則荆榛塞徑法王鐘鼓且入殘霞落照任持乞予
言爲券予謂殊勝功德豈是一文兩文望貧相乞
兒施捨須仗富貴長者拔去慳根瞞恰錢神署一
貞字果係真實歡喜登檀波羅密心則直証無上
菩提寧止人天小果敬告十方願大家歡喜則箇

妙論喚醒癡人不少

沈大經

洪範五行演連珠

蓋聞天一生水惟柔故能剛山下出泉有本斯不竭是以功居潤物早知河洛之能涵智以養恬須信鹽梅之悉納

蓋聞丙炳離明顯德宏昭於暗室商鶉宋味大地亦在其洪鑪是以本諸薪傳萬國仰文明之象喻以燭照四時見政令之和

蓋聞梁棟之材非貞直無以見其性琴瑟之器必斷處方克成厥功是以拂日摩雲志期合乎大匠盤根錯節心不負乎良工

蓋聞性堅從革鍛鍊之功出其中質美稱兼廉讓之士保于下是以攻玉是琢精勤更藉夫披沙擲地作聲陶鑄還防乎躍冶

蓋聞成以積陰居中央而正位道惟敏樹旺四季以相生是以厚德敦臨持載深行乎九地黃中通理忠信並著于五行

其言甚約所涵至廣俾覽者自得之斯體固如是也

泮池演連珠

蓋聞入聖門者非鼓篋無以昭其盛敦學校者非
圓橋無以肅其儀是以魯頌觀旂三章則明言泮
水漢廷議建半規則首重璧池

蓋聞澄流一掬可以怡情然滄之以泥則不足怡
碧水半灣可以比德然處之以躁則不容比是以
作濬之功當激濁以揚清得地之靈斯應運而徵
美

蓋聞敦詩說禮必從涵泳以會通志伊學顏須就
淵源而參擬是以登雲有路寧忘立雪師門化雨
無心長羨披風仁里

蓋聞坎行艮止觸境無非氣機魚躍鳶飛從心自
可觀化是以吾黨凜掘井之戒功尤切於爲山聖
門發逝水之嗟學莫先於補罅

蓋聞三代道揆勢非異而有殊一貫理通中豈睽
而有過是以脉存伊洛熟知心坎之久清句衍澄
江須信源頭之自活

蓋聞爵號加封宜體先王尊聖之意春秋崇祀當
思盛朝隆道之心是以規模重振曰辟雍曰頌
官制度猶垂於史冊絃誦維新爲采芹爲振藻芬

芳遙播於古今

蓋聞括垢磨光情本於性扶衰起敝易不遺難是以尺水非遙有以資知者之樂澄波具在即可作聖門之觀

蓋聞汲水爲池無本者終必涸引泉作沼欲速者卒無成是故井以養人王者沛無疆之澤蒙以畜德哲士利不息之貞

宏深奧衍精氣入而粗穢除

黃居堂

蘭玉堂文集卷第二十

平湖 張雲錦 龍威

通鑑綱目釋地糾謬補註序

原夫則壤攸分豈止重關設險職方是掌不啻列國采風况會盟征伐之必詳尤形勢幅員之難紊史傳地志曩蹟綦繁敘述輿圖永言未足此吾叔彌伽居士斯編之爲譔也居士家居長水系共南軒胸富小西之藏名重大江以北維桑與梓處處興懷自舟而車時時命駕蓋以通鑑至溫公而始備綱目得朱子爲大成時異勢殊其間畸稱不少

蘭玉堂文集卷二十

畫疆分界此外割屬良多若使僅等拾遺鮮爲核實將前人分註何由悉出無訛正史特書安得壹歸盡善此則考訂之難緩抑亦閱歷所宜深矣於是側帽鳴鞭征途窮乎寥廓捫參涉井勝攬極夫邊隅吟遍百二名區敢辭遠道酌罷十千美酒暫寓他鄉累朝之沿革不同細析毫芒于無間各郡之簡編具在遐搜穹壤而靡遺某日至湘東某日至隴西索故墟于牧豎何處爲溫水何處爲寒谷徵舊址于村氓是用筆運珠璣腹施繩墨視胡寧海註而斟酌敢曰彈射先賢較顧定溪紀而經營

更在網羅近事夫史家刊誤不一其書糾繆始劉氏弟兄至吳縝而最夥補註本章懷太子于松之爲獨傳然皆奉敕撰書呈一漏十未有春秋而後炎宋以前貫串兩漢三唐洞燭六朝五代竊據晨昏之靡定提封甲乙之難稽悉能考古證今破疑存信詮次締當証据分明俾閱者目朗心開惟憂卷盡聞者手舞足蹈爭快編成綱鑑功臣洵在此也雲錦曾從書局竊愧史才思仁傑之補遺有志未逮仿應辰之辨證自笑無能得規紀載之足憑不覺欣喜之頓集何必躋宰相嗶柳燦析微之偶

遇一時勿謂老布衣竝裴駟集解之特昭千古流傳可必珍賞有同謬辱知音敢辭弁簡

清健流動得歐蘇之勝

沈大經

蕉雨軒四書文序

臨川首握槩之功匠心獨啓震澤衍元燈之派制
藝逾工然勦說雷同子虛無是作家往矣入室誰
歟則有采芷名流紉蘭才子館因月構坐挹清風
軒以蕉名聽殘細雨洗馬清年引至生花妙筆擊
來僕聞命而循帶相迎客入門而高興已發班香
宋艷賦手翩翩島瘦郊寒詩才楚楚楊西蜀之亭
中錦字蔡中郎之帳內縹緲畱得成篇秘凡幾束
嘉言已貫宿壅都祛徐出佳文屬爲論定披襟執
手旣已同調相推背面輸心敢以不文自謝夫其

心思獨出格律雙高闡閩洛之真詮鼓聲振舊學
王唐之正局花樣重新吮墨而腕注銀潢操觚而
辭成霞彩或餘波潑灑而水淨沙明或好句琳瑯
而松吟竹舞或長篇之逆捲陣馬風檣或一字之
博徵山珍海錯道勁抱英絕之氣淵弘多深湛之
思此宵宵微言阿平聞而絕倒鏘鏘正始處仲嘆
爲不圖者也僕白日揶揄青衫搥毳已識生涯之
誤雕篆徒勞還嗟歲月如馳規模欠利譬彼嫫母
効顰而適益其媮類茲弋人見獵而輒爲心喜相
投得益磁無不受之鍼起予良多藥愈久嬰之瘵

穿天心而出月脇腹不空虛滌雪枕而濯水甌鉢
寧僞贗聊爲綴緝漫爾平章付厥棗梨質諸宗匠
洛陽市上行將價重於隋珠文選樓中佇見珍同
夫楚玉

宮徵竝諧神韻偕遠

顧文滄

湧輪居策存序

漢殿求賢天人獨高夫董子宋宗顧俊名實克副
乎蘇公誠以學貴淵源材需經濟三科待選必嚴
甲乙之分四行攸敦允藉弘通之士苟非摩胸素
裕侍郎必多伏獵之譏倘或臨事多乖太宰未免
穿錐之誚吾友王君族望青箱仙才黃絹廣搜故
實點筆于四部五部之間博覽異書醉心于一編
兩瓶之內胸羅十七史聽來聚米畫沙學富三十
車釀出錦腸繡口彙成策稿命作弁言府海官山
時務悉堪借箸經文緯武博通儘可持籌何難擢

桂於東堂定許簪花於南省雖十年未字獨萃苦
心而五色成文早看傳世僕也銷聲石戶束影書
巢焚硯未能投竿不可上書見斥徒敝季子之裘
獻策無成空下賈生之淚已悟牀頭剩錦製爲他
人遙窺匣底明珠形慚故我讓許燕之獨步羨軾
轍之兼長茲當攬轡燕臺行見題名雁塔君其北
往宜高奏於金門玉殿之傍我尚南棲惟朗吟於
竹屋青燈之下

鏗然作金石聲

陸敦甫

程旭初蘭畦詩序

詩之爲道雖云言志亦以遺懷楊柳芳洲箋飛詞
客梅花古里句詠騷人蘓公之琴聰密殊閒參世
味白傳之蠻腰素口別具柔腸必曰窮而後工毋
乃執而不化則有繁露家風凌烟世裔聯吟鷓水
同人引作素心樹幟雞壇異地稱爲領袖每當春
雨秋颺之候恒畱班香宋艷之吟瘦異飯山旣無
嘲杜老之苦清如水部并不帶梅翁之酸斯固騁
藝苑之勝情極詞人之豪致矣近者出其新製付
以開雕妙句嚼芳謝康樂難擅芙蓉初日佳言吐

屑劉淮南詎矜叢桂小山雖酬唱無多而篇章自
雋發興則翩如鴻爪抽思而湧若岷源集號蘭畦
本香草美人所寄托居名蕉舫惟綠天佳士以周
旋所謂願隱夷門甘休泉戶者也僕也與君諾重
正山好同膠漆夜窻松月悵浩然之見棄明時暮
日江雲幸白也之長懷知己季鷹一杯酒未知身
後何如平子四愁詩自覺情深莫解茫乎已看此
日識者又是何人得君席上之珍作我枕中之秘
方將焚餘枯硯心折君苗奚敢草就玉臺步追孝
穆然而觀楊雄之奇字不禁出柳子之荒言儉腹

自慚三都賦難爲元晏佛頭妄著五代序有玷歐陽

織成無縫天衣固非襞績家所能學步

倪幼安

自慚三都賦難爲元晏佛頭妄著五代序有玷歐陽

織成無縫天衣固非襞績家所能學步

葉信臣漱潤堂詩序

從來才子不假夢於墨丸自昔騷壇每騁豪於銅鉢惟珠玉從心而得斯烟霞應手而生何況架上藏書披讀難忘遺澤尊中法酒招邀悉屬良朋此則得坎之孚跌蕩無非至理其風之好流連具見遙情矣吾友葉君信臣石林望族海錄後賢人如玉樹風前家住荷花池畔早承庭訓尊公既深授鯉之殷晚益師資太史復切推袁之雅屢放情於正壑甘息影於衡茅猶憶重陽初來入社黃鍾大呂念風氣所必先流水高山愧毫端之難狀時則

君方少壯格已老成削比興于膚毛措心思于夢幻淹長都雅蘊含皆六藝之腴博洽嫻華陶汰盡百家之液依依兩世忽忽廿年前輩難畱靈爽竟歸天上後來孰共姓名莫必人間將欲彷彿生平衍斯文于南國何如賡酬知已續故事于東湖故子壬癸之間時作卯申之聚綠肥紅綻逍遙於杜甫詩中培北川南來往於王維畫裏君則瓊箱別本百疊盡是芙蓉寶篋新篇千翻競誇芍藥擅江花而不落飄何粉以恒香加以相親懷莫逆之賢投分切同心之契或攜筇過話或秉燭聯吟或同

韓賈之推敲或並紀羣之遊處咿唔乍起鬪字字
之珠璣繕寫纔完羅行行之錦繡近者數莖鶴髮
各訝衰年滿目鳩形更逢儉歲大夫何心於索笑
下士無策以救饑乃猶閉戶抽思挑燈覓句柔情
婉約極沈宋之壇場壯志激昂堪蘓辛之奪席樂
府歌而明月下曼聲起而素雲迴妙矣化裁歸于
典則然而前人欺我謂詩以窮工抑好學如君亦
境因遊進非默觀夫通塞難高視乎古今猥以搢
謙屬爲商權眷言疇昔以永今朝誰無諉草之思
君則循陔勝任亦有荆華之樂君則捧檄讓能遭

逢本鮮煩寃門巷自餘沕穆宜乎經書貯腹口嚼
生香文字撐腸頰含溢采氣以昌而益肆才因歛
而愈深敢裁駢體之辭爰作弁言之贈亟須削刷
俾沾丐乎後人好付裝潢並含咀于同社

莊而溫亦麗以則是所謂吐磅礴於寸心者

子遜

卓聖肇紅柳詩序

才人坎壈偏當行役之年通客遷延雅有攀條之句蓋以青天難醉碧海長愁徘徊於苦月酸風惆悵於亂鴉叢樹故能借彼艷質寫我離情而論者謂有綠無紅是煙非柳猶之周妃巧笑必捧心效西子之顰韓娥曼聲乃捉鼻做洛生之咏信斯言也不其戾歟長白卓君聖肇門庭整奕家世清華生長鴨綠之江何竒不毓供奉藜青之閣有語皆新似宜長侍靈和漫誇彭澤矣而乃千山遠道十里斜陽睠紫塞以低徊望朱楊而畱戀茫茫白草迷濛而淺映蓼痕漠漠黃沙搖曳而高翻楓影于是吟成近體準以七言題旣鮮妍詩多穠麗地老而脂凝縷縷色異金城霜寒而血染枝枝景殊灞岸方謂情生心樹而竟夢斷因茅宜塋畝先生亟謀梨棗之登用藉碑銘之勒者也嗚呼不是休文莫賞元長竒調若無皇甫誰憐處士空堂斯則良友之深情傳作藝林之佳話雖然湘妃江上有恨還斑豐城土中不平則繡豈獨卓君之賦紅柳而已哉

名言雋句絡繹奔赴

馬孝立

徐成玉印譜序

蓋聞六書肇造始垂蝌蚪之形八訣權輿爰著蟲魚之跡世傳古奧本出羽陵客曰離奇名存石鼓李斯程邈昔椽雅尚籀文渴驥怒猊舊揚並矜隸則然而秘諸汲冢難訂妃豨載在岫碑詎諳摹勒乃有才高刻楮手擅雕龍撫秦漢之璽符時而倒薤攷韋鍾之榜帖卽擬懸釵崑玉一牀字盡銀鈎之勅吳剛四寸格逾金剪之妍運指法子磔波螭紐血繡試針神于追琢蝓鼻銅斑偉麗千章瑛瑤滿冊奚羨友仁之印史直方蕭氏之篆書敢附箋

疏藉榮金石

小筆風流蕭然自遠

陸耐士

當湖百咏自序

武原故里厥號當湖女堞子城栽花作縣魚邨鸞
市樊柳爲居一丸之毓秀無多十里之蜚聲自遠
由史君躍馬而後聿著神奇當宣德分邑以來彌
增形勝東接獨山于乍浦西連長水于嘉禾隄擅
芙蓉洲標鸚鵡九峰列翠雲林之妙画天生三泖
溶銀濠濮之壯觀地設踏青南陌瞻紺塢而蛺蝶
繞裙浮白中流上珠樓而鴛鴦泊渚問宣公之賜
第尚有祠堂弔魯氏之遺阡已無碑碣或高人不
隱托意放鷗或學士閒吟寄情招鶴以至仙尋松
塵禪悟梓坪才女揚芳貞姬矢節流風豈其歇絕
大雅不致云亡無如世遠事湮星移物換前興而
後廢今有而昔無翠館紅亭輒更他姓舞衫歌扇
更落誰家念風俗之易遷歎滄桑之靡定固有可
喜可愕愈出愈奇者矣惟是桃花燕子不改春風
叢桂小山依然秋月處處足登臨之興泉石忘機
時時成選勝之場琴尊適志邇者橋梁重築梵宇
維新海上添兵弗忘武備泮宮造士克振文明瓜
果麥禾坐享田園之利魚鹽蜃蛤還收山海之珍
芻習尚繁華社沿報賽詡笙歌于子弟競宴會于

歲時昔遇災沴瀕仍未免賣絲而糶穀今沐湛恩
汪濊仍然家給而戶饒僕也生長此邦搜羅舊事
簔衣箬笠志和自足生涯鱸膾蓴羹季鷹尚存鄉
味就所聞與所見或有異辭統爲美與爲譏從無
曲筆亦莊亦諧可誦可絃仿老鐵竹枝之音合中
峰梅花之數一溪一壑何須誇日下舊聞某水某
邱聊以補水天閒話

妍詞麗句揮洒自如忘其爲妃駢生活

陸漁鄉

屈阜淳詠花詩跋

東閣官梅才人因之著句南山叢桂高士所以興
懷誰云草木之無情須信偏反之足樂阜淳系本
三湘心師五柳二十四番之次曾傳芍藥名篇三
百六旬以還每擅葡萄佳什朝榮夕秀意最纏綿
秋實春華情何旖旎彼綵雖可剪猶屬假借於人
間而筆故能生直奪化工於天上分之則霜枝露
葉各逞風流合之則萬紫千紅彙成錦段不鄙蓬
蒿之舊侶貽我新詩殊慳蘭芷之清吟作君短跋
已信必傳於後可全披十客之圖奚止大播於今

請再疊百花之譜

金石其音蘭蕙其氣

沈確士

東閣官梅才人因之著句南山叢桂高士所以興
懷誰云草木之無情須信偏反之足樂阜淳系本
三湘心師五柳二十四番之次曾傳芍藥名篇三
百六旬以還每擅葡萄佳什朝榮夕秀意最纏綿
秋實春華情何旖旎彼綵雖可剪猶屬假借於人
間而筆故能生直奪化工於天上分之則霜枝露
葉各逞風流合之則萬紫千紅彙成錦段不鄙蓬
蒿之舊侶貽我新詩殊慳蘭芷之清吟作君短跋
已信必傳於後可全披十客之圖奚止大播於今

桐花書屋感遇詩跋

吾友洪君雕龍擅技吐鳳驚才人同高密之年文
先入妙身本洪崖之後詩亦能仙居今而遇乏歐
陽角試而斥同羅隱淚痕未浣不堪重濕征衫怨
府難消忍使頓添華髮藉非五字奚以驅愁恃此
一編先教問世覓句於白駒空谷言情類碧草長
門手中不少珊瑚憤極思殊俗艷篋裏豈無玳瑁
悲來語忽天生每當倚樹而吟恰在讀書以後嗚
呼青琴彈處最憐此日之已焦花雨飄時依舊高
枝之難借以予爲斷金之契囑君莫抱璞而投有
歌須歌得過且過何必青青楊柳爲夫婿兮流連
試看艷艷芙蓉有美人兮遲暮

語語自然無駢偶之迹

厲太鴻

徵王邑侯鳴盛詩啟

蓋聞雷封著象騰百里之廉聲花縣流芬麗三亭之淑景故心爲政本而名乃實寘抗言以重四知情無敢瀆入境而稱三善惠自頻沾綠滿甘棠人歌種德黃流瑞麥戶誦施仁恭惟玉翁王老父臺學守青箱文傳絳帳唐時才子詩格偕楊晉代華簪門楣同謝揆繡虎雕龍之藻經緯全材美光風霽月之懷圭璋令望膺 綸音之簡在瞻福耀之輝如小試烹鮮化成寧海群誇製錦政著當湖雲藹藹兮春空屏迴鶴影刀恢恢乎餘地座繞琴聲

宣明十六條朔望有必親之訓恪遵三尺法苞苴無可托之門清若水壺明同犀照栗雷鳴處一杯親自勸農桑扈飛時四月早教停訟旣徵求之蠹絕鎚銖毋令侵牟復漕兌之弊除科斛咸歸平準風移俗易羊不飲朝月可年成尨無吠夜梁成九港不須國僑之輿堂育群嬰僉曰賈彪之子蓋其牧民也無取雷厲風行而其愛士也尤見桃休李息月評於旦交欽面北之師雨化以時直授指南之訣令皆可式美不勝書宜其屢頌豐年與與者倉千翼翼者箱萬忻逢

聖代熙熙者舜日皞皞者堯天海上諸山盡被慶
雲甘露柘東三泖悉流讓水廉泉白燕生巢水荷
滿沼幾人百歲沐栽培而預兆敦龐一乳三男蒙
化育而聿徵祥瑞凡叨宇下親炙休嘉幸列門墻
躬承怙冒非私情之浮慕實懿好之公心在我侯
不務虛聲每爲謙讓而闔邑久薰令德難已謳吟
集雉成裘積玉名圃程風拂處挾彩筆以賡揚趙
日烘餘擘紅箋而揮洒行見勒於琬琰千秋奉爲
美談登諸棗梨四國矜爲盛事

以雅飭語詒俗題是橘亭著意之作

費霖蒼

祭陸淳川文

嗚呼人孰無死獨我淳川陸君之死不忍言也君
生而岐嶷長擅風流露滴蓉箋白鳳是羅家之鳥
香焚雲葉青鏤乃江子之花對堂上之椿萱戲娛
五綵撫堦前之棣萼誼薄三荆斯真近代所無名
流罕遇者矣詎料生不逢辰天終難問絕無才輩
竟致長齡不可少人偏遭短命或者貴誇萬石促
生趣於蜉蝣富擅兩娑悟殺機于鸚鵡君則貧如
顏子巷雖陋而常居窮類毛生檄欲捧而猶待抑
或瘦腰沈子知玉樹之必摧消渴相如識文園之
多疾君則豐頤廣顙早來壽者之徵寡欲養心獨
得仙人之訣年來舊業復興迂齋重整東頭老屋
不違北牖春風西壁圖書聊寄南窻嘯傲矧復智
足解紛才堪應劇熟爛掌故恥言存邑之功獨發
心聲敢伐借車之德其多才也如彼其好學也如
此登高作賦雅有大夫之才飲酒讀騷居然名士
之態而乃少微隕星長沙集鵬八旬老母照明鏡
以徒傷三歲孤兒對遺書而未解閨中展氏獨爲
誅夫膝下孝娥空思代父蓋君之卧病止二十有
五日而醫不治夫膏肓君之享年雖五十有三春

而子尚懷于襁褓斯真悲堪搔首抑亦痛甚摧心
雲錦舊屬葭親近聯蘭譜聽山陽之笛能不興悲
叩西川之扉寧無流涕誰云叢菊可以活人孰意
小春瞻茲遺像此日詞成蒿里已傷心于月落烏
啼他年表勒瀧岡寧遺恨于白楊衰草

措詞遣事居然前輩典型陳檢討章進士得君
而參立矣

施蘭垞

爲心閒上人募施冬衣疏

挾纊恩深解衣義重無此安能卒歲有之始可禦
寒董威之結市繪信難堪矣西華之穿夏葛殆尤
甚焉平邑連遭荒歉每致啼飢近稍豐亨猶多號
凍乃有心閒上人本法王心爲仁者事以民間之
疾苦作釋氏之勸緣旣不同於殿閣裝金壯佛家
之體面并不類夫袈裟錫紫飾自己之儀容爰告
同心共啓在笥春生寒谷或施范曄之精微路鮮
凍人盡捨張融之麤故寧使秃毛破絮以易爲而
卽爲何妨尺布寸絲轉無用爲有用所賴檀越大
發熱腸庶使上人廣行陰德百結元同於百衲大
衆不受夫大寒與其爛于戶中豈若分之車右行
見綿衣五十楮抵南粵之遙頒何須大裘萬丈長
話洛陽之都蓋

措詞雅令不減庾徐

陸魚滄

討青蠅檄

蓋聞網輪以逐豺虎雖險而亦可防忠信以孚豚魚雖愚而亦能感未聞害藏豹脚牙爪獨生毒逞蜂腰針鋒相對如青蠅者也爾以荆棘爲棲擅腥是逐善能亂色性本惡寒恣其聚族之庶繁忘恰托身之穢濁無小無大持鑽刺以生涯倏往倏來借逢迎爲利藪每尋頭而扑面因入袖而穿裳冉冉營營本欲行鼠竊狗偷之志泚泚滄滄遂以成蠻爭蝸觸之形逐氣尋香無時不到搖唇鼓翼觸處皆來原無測水之聰明徒有翻空之伎倆極百端之窺覷手足爲之不寧合衆力之攻鑽骨肉緣以多隙晉公子之出奔以此屈大夫之放逐有由比之燕啄王孫爲禍更酷較似蝶廻莊叟其幻殊深終古長畏其絞繩舉世盡變其黑白夏飛而秋伏縱揮扇而難除暮往而朝來卽下帷而奚避原非因曹不興之悞點何致同虞仲翔之偕臨斯卽堯舜垂裳亦且爲之煽惑若使羲皇高臥自宜聽其猖狂最足狡焉和光同老氏之學尤堪笑者合汙入鄉愿之門薨薨之聲何多惟貪醉飽隊隊之飛何衆專冀舖饋陽則鼓舞而不前陰則乘虛以

自入侵凌可恨騷擾殊頻徒使氣促神昏搖頭而
掉臂心煩皮燥搔首而撫膺嗟乎有據而言曹無
傷罪猶難赦憑虛而造費無極惡豈可寬何況愁
入孤吟直到紙牕之下驚回同夢半在繡閣之中
蛆奚地而性枯茅何年而質朽歐陽憎賦義著旌
旗張詠罵文聲嚴金鼓不思革面猶是昧心獨不
想當暑雖任其集瓜凌冬終致于被凍洵宜豆撲
更用帚驅必嚴灑上之誅何懼舌中之劍

營營之狀古今一轍參辟之作九章之制庶幾

霜風快掃乎哉

羅韻村



